

人海燈

月刊

三卷十期

廿五、十一。

思惟一切三世諸佛，發大明慧，於無明
轂，建立勝心，積集苦行，皆能自拔，
超出三界；我亦如是，當自拔濟。

發菩提心論

本書叢刊

菩提草 悅西法師著

本書有佛學論文，有雜感小品，莊諧並雜誠百讀不厭之佳作也。定價肆角

石火集

竹摩 通一法師合作

本集集二師近年詩稿，寫景言情，各有其獨到處不可不讀也。道林紙印 每冊三角

靜賢全集 靜賢法師作

本集有論文，詩歌，小說，信札，雜文，作品頗有曼殊風味。定價肆角

海萍詩集 通一法師編

本集共收僧伽居士廿餘家作品各有特殊作風，亟宜一讀。道林紙印 定價二角

名山遊記 何張蓮覺作

本書可作佛教文學讀本讀，亦可作佛教史地研究。

南詢集

道林紙本 每冊三角 報紙印本 每冊貳角

本集集嶺東佛學院第一屆畢業論而成。

每冊陸角
以上六種合購，減收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全國佛教徒 不可不看

佛教日報

消息靈通

(特) 印刷精良

(色) 言論公正

銷路最大

全年定價五元

社址：上海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功德無量

介紹定閱

社說幾句話
言笑侮與逃避

——關於佛徒參加國選事——

論財利與法利之損益

短論

論中國佛教寺廟之生利分利
論隨緣不變

信佛與信神

研究閱俱舍之心得
論涅槃之差別

(續完)

日本宗教教育的最近情形(日、大村桂嚴)

遊踪

東遊雜記
五磊寺遊踪

行脚日記

(續)

海吟集

(詩選)

佛教
文藝

在自修室裡
當黃昏來到這世界上的時候
「死也不長」

一月佛教

編後話

淡白 淡白 化莊 大善 福堂 悅西 僧庭 窺諦 大觀 道屏 通一 大庸 鏗子 暮篇 通者 記者 編者

說幾句話

淡白

關於佛徒參加國選事

最近，歐陽漸居士致函陳立夫主席，反對佛徒參加國選，他所持的理由是：出家人是應該居必闕若，行必頭陀，尤不應參加名利親近官宰。

我們覺得出家人要居必闕若，行必頭陀，這是不錯的，出家人尤不應該為名利親近官宰，這更是不錯的。這些都是引之於內典，我們誰能敢說一聲不對。

可是，現在的世紀根本和古時候是不同的了。關門主義就等於自殺主義，出家人跌起腿子，關起廟門來，雖然會成佛，但也不一定，然而現在客觀的環境是不容許的了。

笑侮與逃避

淡白

古時候，做女人大晦氣，一舉一動，都招人玩笑，輕侮，現在，時代是不同的了，女人到了翻身的時候，這晦氣全般落到出家人的頭上，什麼人都玩笑

諒來歐陽居士也還記得我們看見許

來已往的「史實」，出家人曾經因為「害怕社會」把廟門關起來，於是「蚌米虫」的美號便加到出家人的頭上來了，還有些人嚷着要沒收廟宇，興辦學校，結果，和尚只有忍氣吞聲，自認倒楣。

我們認為那些不顧現實的需要而故放僻論，那不是振興佛教，而是毀滅佛教。

不追隨着時代，而只泥古不化，這是自己毀滅自己。老實說句吧，不利用客觀的環境而聽環境來消滅你的時候，則難欲安居闕若不可能而頭陀之行也無從修起了。

他，輕侮他。

諒來大家也還記得，事情過去了並不許久：廣州市政府為要維持風化起見，檢查尼庵，在許多庵裡檢得脂粉，褻

服等物，於是把一批尼姑逮捕，認為有碍風化。審判的結果是：少尼商令還俗，老尼送往養老院，庵產則一律沒收。

出家人要守清規，這是對的，尼姑不應該有脂粉，褻服等物，這更是對的。做尼姑而不守清規，令她們還俗，這也是理由十足的。我們除了惋惜這一班「害群之馬」的尼姑不做好之外，還能得說些什麼呢？

可是，在廣州市芸芸的尼姑當中，能够守清規而沒有脂粉褻服等物是有的，然而尼姑生來就胆子很小，尤其是聽了「官」字就要發顫，許多恐怕波累她們無上的妙法便是「逃避」。

對於那些不做好的尼姑，收毀佛們，委實是罪無可道，但因此而牽累到那些守清規的尼姑要避地，我們總覺得是太可憐的了。

然而最糟糕的還是，經此，人們對於尼姑的印象就特別壞，在他們的眼底裡總以為尼姑不是好東西，於是玩笑，輕侮就來得比從前更得利害。自從發生此事之後，尼姑在街上跑因而遭一般人的污言來玩笑她而她照例是用腳代替了反抗的，我在香港就看見不祇一次了，而且每次看後，都很覺得痛心。

什麼時候出家人不被人視為異物，這真是很難說的了。

論財利與法利之損益

化莊

一 有二種利

造登佛法最高峯的場合俯視所有一切之利，皆不外乎世出世間的財利與法利二種。此二種中，財利是世間法，法利是超出世間的。然此二種通云「利」者，以是世間財物有利于世間衆生，超出世間的佛法有利于超世間的賢聖，故云財利，法利。此利之意義，即是利樂，或功德利益之謂；佛典云利樂即：『利益與安樂也。後世之益曰利，現世之益曰樂。』唯識述記一本曰：利謂利益，即是後濟，樂謂安樂，即是現濟。法華文句記云：『功德利益者，只功德一而無異；若分別者，自益名功德，益他名利益。』在這二種利中，吾人可作這樣的分別：財利爲「現濟」的「安樂」，爲「益他」的「利益」；法利爲「後濟」的「利益」，爲「自益」的「功德」。故佛法中分別的財利與法利，是現濟後濟和自益益他的二種利。於此二種中，有財利故，能爲世間衆生的「現濟」與「益他」；有法利故，能爲出世間賢聖的「後濟」與「自益」——這是吾人就登臨佛法峯極的場合所觀察到一切所有利中歸納而言的說法。

二 辨別文題

財利與法利的二種意義已說明了，可知這財法二種都是功德利樂的善法，似乎沒有其他的過患，只有裨補於世間衆生和出世的賢聖，已無可諱言，是一般人所認許的事實。但是，在本文的標題爲財利與法利之損益的「損」字上細想起來，豈不是要與財利法利的這兩個「利」字相牴觸嗎？既云「財利」和「法利」，可知財法二種皆有益無損，那末現在何以要論其「益」之與「損」呢？

這的確也是頗值得我們注意的，然而這個問題的解答，只要靜心息慮的在財利與法利的本身上諦審思維一下，自可迎刃而解了。以財法皆云「利」者，實屬一往而談，跨騎而論，和片面的觀察，若細察其全面而分別言之，確有其損益不同，且同時確有它的益處，也有它的損點。譬如現在成爲問題的道德一樣，無決定標的；就革命來說，帝國者視革命是不道德的奸賊行爲，是不道德的叛變流血；而站在民主立場看來，惟有革命是最道德不過的爲正義犧牲，是最道德不過的爲公理而奮鬥。因此，凡是任何事理在未會完全看到或

想到研究徹底之前，彼此都是各是各非其非，若處在這樣的場合，道德既可說是反革命的阻礙物，道德又可說是勵勉革命者爆發的原動力。

對於財利與法利所疑難的損益問題，亦應作如是觀察。而這二種利的損益如何？正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焦點，後當一分說。

三 財利與法利的品類差別

平常一般佛教徒們的心理，以為財法就是指錢財和佛法而言的；錢財是甚麼？錢財就是大洋鈔票；佛法又是甚麼？佛法就是三藏十二分教。這種淺見的心理，這種狹義的說法，至少在過去的我便是其中的一個。其實。財法二種果是僅指大洋鈔票和三藏十二分教所說的嗎？未免過于窄小而太籠統了。所以要在未正式討論到財利與法利之損害以前，應當先來說明這二種利所包含的品類差異！

(1) 財利的分別 財有內外兩種區分：內財是我們本身的肢體生命等；外財是我們本身以外所有一切的資生之物。故財利包括的範圍，絕非限局于錢財一項，內中不但包括了錢財，飲食，房舍，園地，和道路等等的資生物，連我們自身的形骸肢體，皮肉骨節，血液筋髓等也都包括在內了。因之，修波羅密多的菩薩行布施的時候，有時以外財的珍寶，醫藥飲食，房廊衣物等布施于他人，又有時還要以内財的自身供人役喚，跑腿，或以頭目手足等也不吝惜的布施

于人。

這裡所說的財利，畧與經濟學中的「財富」一語相當。什麼是財富呢？盧先生在本期教授的社會學講義中告訴我們說：凡是有有效用的事物就是財富，凡是財富就有它特殊的效用。而效用的解釋又是指定凡屬能夠滿足人類保存生物個體和繁殖生物活動之慾望的資料而說。即所謂「財富之滿足人類生存及殖慾望的能力就是效用；效用滿足人類生存及繁殖之能力的本體，就是財富」。財富的意義如此，那末現在這裡所說的財利也可作同樣的說法，以例證它所該攝的意義是如何寬廣，非只限于大洋鈔票一項而抹煞其餘各項；且大洋鈔票亦不過為財利所包含無量品類差別中的一種罷了。

(2) 法利的分別 利財不止是錢財，已如上述，而法利說是佛法固然不錯，可是佛法只算是三藏十二分教，便有些條理不清，未盡其範圍的邊際，故亦應分辨它的品類差別。傳統說來，法利即謂佛法；然而什麼是佛法呢？我們可以分別來說：即佛在因地中所修的佛法，佛為衆生開示悟入正智境所說的法，和佛於極果位中所自證之法。

言所修法者，佛在末成佛道以前的因位中，做過人道天仙，做過菩薩，於無量劫中無數修習五戒十善，四無量心，六度萬行，乃至其他一切刻苦善行之法，集為佛道資糧。其次佛所說之法者，在今日吾人所聞學的佛法，聖行言教，皆是釋迦牟尼及諸菩薩等於當時化度一切衆生而親口敷衍的教法，得觀音文殊與阿難等輯成卷軸，安置於現在各處藏經樓閣的大藏經櫃中數千百卷的貝葉靈文，有經律論三藏和契經

等十二分教的區別，其數目與質量之多，不可不謂巨矣！又復自證法者，淨除二種煩惱的種現及二種生死，證取無邊清淨法身，無住大般涅槃，和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等。經云：『永斷最微細煩惱，及所知障，無著無碍，於一切種所知境界，現等正覺』。所謂斷二障而現等正覺者，即是表明着佛所自證境界的一種真實受用。

四 畧論二種利的損益

於此二種利中，欲論其損益，吾人可全無忌憚的武斷說：所謂世間財利是一切罪惡的啟端，有損無益，唯出世間的法利是一切善法中根本的根本，故有益無損。試觀當今之世，有許多處於財利富足的順境中人，其財利愈滿富便造惡愈大，是最為顯明易見的事實。它的真相究竟如何？且抄社會學中關於資本經濟一條來做例証。

資本經濟下面的生產手段（如工具機器原料等），不單是歸私有，並且被一部分獨佔了去。惟獨佔生產手段的人們，不能自己勞動去行生產，因此不得不雇用別人去替他勞動。但一部分沒有手段的人，既是生物，就不能不需用生活資料。如往往工資減到最低，而工作增加到最高度，在事實上他們假使不賣氣力，馬上就無法生活下去。惟主持生產的人，雇用許多勞動去實行生產，不是為自己需用，乃是從勞動者造出的剩餘價值（即產出種種財貨）當作買賣商品，賺取利潤

；以這樣利潤為目的的生產，就叫做商品生產了。商品生產進行的時候，交換也已變得自由競爭了。……惟交換既可以自由競爭，各人受各人的利益，大資本的人，就不惜擴大他的雄心起來，吞併小資本的人。

從這節引文中我們見到世間財利的損害點，如羅網般地罩蓋着世間一切人們，皆絆手絆足的透不脫被籠罩的羅網而得樂愛自由。因為得不着這財利的貧乏人們，即為財利所困苦，而擁有大財利的却用來壓搾人群，使人群中的貧乏者簡直不能在這世界上共同生存過活，所謂「到資本經濟時代，從前當作供給人類享用的財富，現在都變成了靠他去取得勞動者造出剩餘價值的東西」了。即目前社會的紛亂，此財利關係未嘗不是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吾人敢武斷的說，財利是唯損無益的毒物。

但是，出世間的法財利則全然與毒物的利相違，非但不擾亂社會的安寧，籠罩着人生的痛苦，且只有消除社會的紛亂而增進社會的福利，和解放人生的苦惱而增進人生的圓滿究竟；故惟有法利是有益無損的最上乘法，如三藏聖教序云：大乘奧典，光秘隲于瓊編，三藏元樞，著靈文于寶偈；斯乃牢籠繫象，演暢幽深。雖第一義空，名言之路雙絕，諸法無相，聽說之理兼忘。然則發啓善根，實資開導，宏宣妙旨，終寄顯揚。……玉毫流彩，式彰東漸之風，金口傳芳，遂觀後秦之譯。修多祇夜之祕躅，因緣譬喻之要宗、授記之與本生，方廣之與

論議，難立名差別，而究理不殊，同歸實相之源，並臻涅槃之會。

又如高宗的後序云：

大菩薩藏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以證菩提，菩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密關鍵所資，四無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涉，正覺之梯航者焉。法利的功德無量，惟益無損，在上河兩節序文中已提綱挈領的告訴我們一個大概了；其於人生的資益如何，當可窺見一斑，豈得以與相去於天差地遠的世間財利同日而語呢？

五 別明損益均衡

論財法二種的損益，據上文所討論的結果，知財利惟損無益，法利則惟益無損。然而，若刻實細論起來，此財與法二種各個都有其益，亦各個都有其損：其利害相等，損益均衡，幾無差別可言。這裡所以要作這樣與上所論斷的「自相違過」之肯語，究屬義理云何，試一次第分別：

(1) 論財利之損益 要明財利的損益均衡，利害參半，且分二種來說。

a 損滅的財利：——世間財利是一種損害的毒物，上面已作這樣的論斷並加以說明了，似應無復贅言，但在楞伽經中我佛釋迦亦曾對於財利所以為損害的切實言說，不可不抄在這裡鐵證一斷，以斷嫌疑。佛云：『所言財者，可觸可受，可取可味，令著外境，墮在二邊，增長貪愛，生老病死，

憂悲苦惱，我及諸佛，說名財利』。故世間所有財利是造成人們苦惱和流轉生死之因，云之為損害，應無疑矣。

b 增益的財利：——雖然，財利是損害人生的東西，但我們若回過頭來再看到它的另一方面，却又又是增益人生的一種必不可或少的資生具。因為吾人既已不知不覺的墮到這人間來出生做一個兩手兩足的「萬物之靈」的人了，便自然而然的被生存慾的驅役而要求好好的生存，這是無論誰都免不了的一個共同的心念。而世間財利又是人們維持生存的必需品，則財利該是對於人們的生存上一種益莫大焉的資助物了。從這點說來，故世間財利又是增益人生的寶物，且是萬萬不可片時或少的寶物。

以上兩種說法，財利是損滅的，同時又是增益人生的珍寶，只看立在那方面的觀察點不同，所以有此二種分別。

(2) 論法利之損益 財利的損益既然如是，現在復明法利的損益均衡，利害相交，亦且分為二種。

a 損滅的法利：——論到出世間的法利亦有損害，於未說明之前，在一般不知道的人也許要驚疑的吧？其實這裡所說的損害，正因為它是出世間故，最增勝故，吾人只需另立一隅而看到它的對象，即明如指掌般的暴露着，所以出世間法利也有它的損害。如修學佛法中，有修學五惡十善即是損害五惡十業，乃至修學六波羅密多即可損害六種弊垢；又佛法所說中，若以清淨心鑽究玩味，即可獲見人生途徑的指路碑，光明的燈塔，以損害歧路徬徨或走入昏衢的危境；復次於佛所證佛法中，得四種智以損害一向染污的八識，淨除

人我見以損害粗重隨眠，契證菩提，成無上正覺，以損害分段變易生死，乃至損害所有一切雜染諸法。因之，吾人在這出世間的法利中由上而垂盼底層的對象，確有所損害的清淨法。

b 增益的法利：——法利是有益的增勝法，於上面各處字裡行間，在在都可以顯見，亦似乎用不着再來贅述了；但是在這楞伽經中佛是如何讚美其勝益呢？這却不得不將女尊所說的一節經文抄出來介紹於讀者，佛言：『云何法利？謂了法是心，見二無我，不取於相，無有分別，善知諸地，離心意識，一切諸佛所共灌頂，其足受行十無盡願，於一切法，悉得自在，是名法利。』這是我們從下而仰視上頂的看法，故知出世間的法利是增益人生究竟圓滿的最極勝法。

有此上面所說的兩種不同的觀點，故法利非絕對的增益無損，實亦有所損害與增益的兩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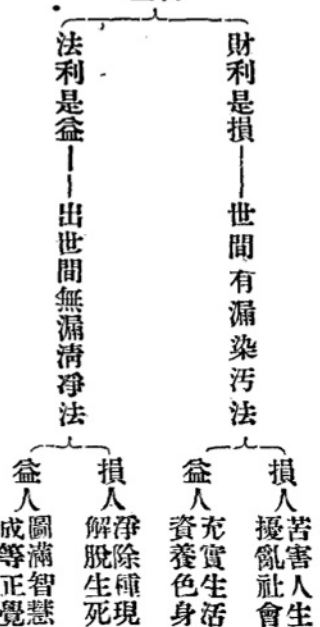
六 結論

所謂財法二種利中，就其本身據實論之各有損害，及其增益者，並非故意作這樣的詭辯。但是，若完全已看到或想到這財利與法利的究竟澈底之真義，究竟澈底而無遮掩的儘形透露着本來真面目的時候，作究竟澈底的比較審察，則世間財利損的方面固屬損害，即「現濟」的「安樂」和「益他」的「利益」之增益方面，終究仍是損害；而出世間法利所有增益之「後濟」的「利益」和「自益」的「功德」方面固屬增益，即其損

害方面，亦終究仍是增益。所以在本文的結論是：世間有漏的染污財利是損害，惟超出世間無漏法利是增益清淨法。

茲不憚繁，且綜合以上所論述的財法二種利的損益，先來總以表解，然後再行證兩大段經文，以作為本文收束的尾聲。

二種利的損益



財利與法利的二種差別，畢竟誰損誰益，業已詳細分別討論過了，今為透澈明了起見，還在這裡作一退轉的說法：縱許財利也是完全有益的無損的清淨物，而與法利比較起來，其功德能力又復云何，這，佛與觀自在菩薩在解深密經的「地波羅密多品」中已做過比較研究而諄諄的教誨我們了。如云：

若諸菩薩，以波羅多饒益衆生時，但揮財物饒益衆生，便為喜足，而不令其出不善處，安置善處，如是名為非方便行，何以故？善男子！非於衆生惟作此事，名實饒益。譬如糞穢，若多若少，終無有能令成香潔。如是衆生由行故，其性是苦，無有方便，但以財物

繫相饒益，可令成樂；情有安處妙善法中，方可得名第一饒益。

這節經文正是教誨我們要知道法利遠勝于財利的義理。又從財法二種及諸種供養中看來，亦可知道法利確是超上財利多多；其如大行普賢菩薩很懇實的垂訓我們說：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法修行供養，利益衆生供養，攝受衆生供養，代衆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善男子！如前供養無量功德，比法供養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

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由他分，迦羅分，算分，數分，喻分，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諸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行，出生諸佛故；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來。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有了這二節極肯定的讚頌着法利確爲最勝之聖言教量在本文的尾尖上做總結論，收筆的餘聲。但是最緊要的，法利固然應當修學護持，恭敬禮拜，然亦不得以此就通統放棄方便行的財利而不饒益所有世間一切衆生之類啊！

二五，一，九。病後

論中國佛教寺廟之生利分利

大堂

在今日革命的浪花降到連一個水泡都沒有的中國里，好像戰馬回陣，一切都疲倦，何暇談到生利？聽罷，以大多數的人民維持一個國家，也竟然弄到這一步，何況以十分之一的少數人民維持一個教團——佛教——而又在這一一切都疲倦的國家里跳動，當然也只有分利的剝蝕和沒有什末生利的色彩了。但是道理是這樣，話是這樣講法，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這又值得我們討論了。

他們生計學家，把財利的來源，大分爲三種，一曰土地，二曰資本，三曰勞力，三者相需而貨乃成。我看全中國佛教寺廟的生利來源，在這三種之外，還要添一個無資本的收

穫，如隨緣樂助的香火費，和建築殿宇的功德費等，這皆屬于無資本的收穫。這樣說起來，我們佛教寺廟的生利來源，要超過他們在俗家人，但是，一畝田地都沒有的寺廟還多得呢，不過這種靠無資本的收穫吃飯的寺廟和以佛經賣齋做資本，以唸經拜懺做勞力的寺廟，終是一時的風雲，靠不住的，比較來得有把握的還是田產土地的寺廟，可是這除掉幾個不辦僧教育的大叢林以外，又有幾個？所以我們拿平等的眼光來觀察，佛教普通的寺廟的生利來源，與普通社會上家庭比較起來，寺廟的生利來源還落後一點，佛教寺廟里平常所以沒有發生生活恐慌者，這是寺廟里僧徒們的生活簡單，

完全是由自己平常找三個吃兩個的省減而來，並不是寺廟里的生利來源比普通社會家庭生利來源，還來得多些。過去提倡廟產興學的暴徒，是要我們這許許多多的僧伽也要插入成千成萬的乞丐團體中去，把一點所有的廟產供給他們享受，所以才有提倡廟產興學的風波，他們並不是因為佛教寺廟生利財產豐富，而不肯辦教育慈善等事，提倡廟產興學的。佛教寺廟的生利來源，依照太虛大師的中國僧數論里調查：「如是我聞，今中國本部之佛教僧伽，有八十萬人俱」的數目統計起來也只能餬其口而已，沒有什末驚人的條著在那兒。不過那個能餬其口而已，在平均下來的確說得不錯，可是在事實上，今日一班分利僧伽，却有一點參差不齊的種種的不同：

(一)不勞力而分利者

這等僧伽全中國要佔一大半。在新佛教方面，除掉辦僧教育的僧伽，新時代的青年學僧，以文字弘揚佛法的僧伽，以親口宣傳佛法的僧伽以外，其餘恐怕都是這一類的罷，在舊佛教方面，除掉真正用功夫的住持寺廟的德僧，和真正參究上乘禪的僧衆而外，其餘的恐怕也就可以歸併這一類了。

(二)勞力而仍分利者

這一類的僧伽最爲煩雜，所以筆者把他分門別類的提出談：

(一)上等。這類第一把的上等交椅，也只有真正新佛教運動的僧伽和舊佛教真正用功夫對內住持寺廟的德僧可以坐的了；因為新佛教運動的僧伽，所建樹的教育事業，和所修的工夫所學的學說總合乎時代的，這樣，新時代的戰線上也有新佛教的一個位置了。舊佛教真正用工夫的住持寺廟的德僧雖然被時代所鄙棄，但是他們把佛教寺廟的內部，還能部署得有條理，自己用的工夫又沒有失却了佛教徒的身份，所以真正新舊的僧伽，雖然分利佛教寺廟，但所行所爲還總各趨正途，因此第一把的上等交椅也只有給他們坐了。

(二)中等。這要輪到那班不以佛子態度住持寺廟的大和尚了，他們雖也保着寺廟，住持佛教，有所作爲，但終爲利己心重，爲教爲人的確很少，所以該列于第二等。

(三)下等。這是到處掛破臉的濫和尚和一班不道德的應赴僧，他們勞力倒是勞力，可是勞得沒有什末價值，反過來會引起社會人士的臭口射言，這種勞力還不如休休好，省得這樣內外討厭，白白的做了佛教寺廟里的分利者，故而列他爲勞力而仍分利的下等僧，中國佛教寺廟的生利分利，倘本我個人的觀察，從上面看下來，我們就可以把程子的「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兩句話反過來說道：「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了！筆者，不是生計學家，居然敢寫這種調查生計式的文字，真是胆大之極了！請原諒！

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作于閩院

論隨緣不變

福善

宇宙間的各种現象，据園陀安茶禪師說是從時，方梵天極微四大上帝自然等而生，這話靠得住靠不住，請看下面的文字。時等既然生一切的現象，請問時等又從那里生的？常慍法師佛學概論里面說：「凡物能生他物者，他物必由他物所生。」時等既能產生餘物，那末時等本身亦應有因而生，如果說是無因而生，天下豈有無因而有果之說；所以這種的僻論，是很不合理論學的律則的，只要稍有眼識懂點學理的人，決不會永遠給它麻木住的！

据佛教的教理來說，物物有他的自性本體，這種自性本體，就是宇宙間萬事萬物的理體，宇宙間的各种現象又是這理體上面流出來的事相。理體和事相本來沒有染淨的差別的，其所以有差別者，是理體的隨緣分着滯的。理體本具佛性和衆生性，假使隨了佛性的淨緣，即大開圓解，由解發智，無明被其薰習，順看善性而起三觀之修，漸覺修惡，惟留惡性，觀成理體，以致起着佛界的三千淨用和清淨的諸法，這就等千大乘起信論上面所說的：「無明染法，實無淨業，但以真如而薰習故，則有淨用」的意思一樣。假使體隨了衆生的染緣，則不守自性，無明妄動，由着無明火的燃燒，以致順着惡性生起三惑，斷盡修善，惟留善性，察成事相，因此就有了三千染用生起了，這又和大乘起信論上說的：「真如淨法，實無染相，但以無明而薰習故，則有染相」的主旨相

同了。因為理體上有這兩個染淨的隨緣發生，就影响到佛性和衆生性生起隔膜了。本來這個法性理體上，是沒有染淨的顯體，而是如如無二本際不動的清淨真如，所以有這個染淨差別者，是理體隨的緣不同吧了；隨染緣則染污了，隨淨緣則清淨了，好像大智度論里說：「如大池水，象入則濁，珠入則清。」的道理無二的。

但是法性理體，雖然隨了染緣則成染法的衆生，隨了淨緣則成清淨的佛陀，而其自體仍然是不變，起信論上：「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究竟平等，無有變易，不可破壞，」因此所以說真如法性雖有隨緣之相，其自體仍然不變。如此隨緣不變的道理，才是宇宙間萬事萬物的緣起，其所謂一切現象皆從梵天上帝等而生之說，能不能成立？諸位讀者，讀到這里也該知道了。

因而，我們知道佛教底宇宙觀是「緣生論」，它是極端的反對有神論而生張無神論的，佛教只知道愛人，不知道敬神仙，只知道衆生，不知道拜天帝，佛教更是講一因生一果的因果論，不是一因生多果和無因有果等的因果論，佛教對於世間上各種現象的緣起，認為是真如法性的隨緣不變，從不曾主張一神，或多神理解為一賦有特殊屬悟和高踞於宇宙之上的特殊的存在，這是我們應該要知道的。其實佛法的不思議變，不思議薰，那里是我們凡夫衆生們可以用語言文字形容得出呢？

信佛與信神

湧泉

一 緣起

一切世出世間的學者，對於萬事萬法之中，無論作什麼事業，皆以信仰爲中心，方可做出有始有終的偉大事業，倘不立定中心信仰，絕對幹不出甚麼好事業來，甚至每有失敗而無成功的結果，因地不真，果招迂曲，這是不待言的定律；所以我們有生以來，所行所爲的一切事業，皆以善信心與否爲起點，而後才能做出種種善惡分明的事情。因爲人要先有信心，才能立定堅固的志向，抱着誓死不改的決心，和趨向一種理想的目標，前進的努力，從此無論什麼難事，皆可有一功圓滿實現的一日，不過人們發的信心，各有大小分吋不一，成功的時間，也就有各長短不同了。俗諺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吾人學佛，也可以說：『出世無難事，只怕不信心。』故華嚴經云：『信爲道圓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簡單的說：沒有信心是不會用心修行善法的，世出世間種種事業，皆由信心具足，而後達其目標。所以出世間的四聖，都是先由具足十信心去修學佛法，才能入三賢——十住——十行——十回向——登十地，証超凡入聖的果位。又如佛

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吾人欲求證悟此理，亦皆由先有信心，多聞熏習，而後漸悟入佛之知見。所以我們信仰佛法，要抱定決心，以修學六度萬行，自然會獲得完善的佛果。而世間愚人，不知信佛，而信一神教多神教，只徒得眼前及未來時的快樂福報，就去做出種種迷信的不良行爲，抱定種種邪知邪見，再也料想不到將來有招感三途苦果的時候，待到禍患臨頭之際，噬臍莫及，神也莫可救藥了！如其眼光放遠大點，想到將來畏招苦報，自然界的天神，無法救濟，那麼，覺悟信神不如信佛，一躍就變成菩薩心腸回頭是岸了。所以經云：『菩薩畏因，衆生畏果，』衆生所以不能自主，輪流六道者，就是不畏因的緣故，以致起惑造業，妄作妄爲，沉淪苦海，沒有終止的時期！假使人們以信神之心而轉來信佛，佛依所指示的光明大道去實行，時時向道，不退初志，行佛之所行，以期悟入佛之知見，那就成爲純一無上的真正完善行學者了。所以吾人信教，定要加以扶擇，非是不分皂白胡亂迷信，盲從瞎信。總之，無論信甚麼教，必定要三思而後信，最後才能收穫永劫不變的圓滿結果，才能依信而起行，由行而起果。得着正當良好的信果，一勞而永逸，再沒有墮落，憂患，方不辜負自己的一片善信心。

二 爲甚麼信佛是正信？

我以爲信佛至少首先要能了解佛法的大義，後來深入經藏，明白真理，那纔是至高無上的真信。倘不知教義，而自謂信佛，比謗佛的罪過還要重大到數千萬倍。蓋以謗佛者，因對佛有所不滿而起懷疑，由疑而加研討，終有信仰之日。若迷而不醒，背馳真理，以避罪取福世俗之見，而自不知佛法，跟隨人走，口喊信佛，那種盲從的信佛，其罪還過於謗佛。若人們對於佛法時起疑情，如得良師益友與我們解釋清楚，必有大疑大悟，由疑入信，發起真正信心之時也。古德云：『不知佛而自謂信佛，其罪尙過於謗佛。』也就是這種道理。

吾人信仰佛法，原以如來無漏智證得諸法實相流露出來的真諦，決定沒有誤謬之處。契經所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我們本性既與佛是同樣的，所以當來才有証悟之期。不過我們假使生生世世都埋在無明窟裡，將本有的菩提心性都遮沒了，我們的真心本來是潔淨無比的一般寶物，閃爍照人的一片明鏡，現在因累生累劫的煩惱塵垢蓋覆住了，所以不能照見自性與佛無異，而所以長在六道輪迴不息的，也就在此，佛又說：『我是已成佛，汝是當成佛』。由此可知成佛的大事，是人人有可能性的，祇要發足信心，切實地依法修行，也不難達到涅槃的寶所。茲事體大，非一生一世之所能，必須經三大劫的修學去一分真性，經三大劫修學的過

程，自然能親証到如來法身；并且所証的真如理智也與佛無二無別，佛所証悟的一切諸法真理實相，我們個個體會得到。証到與佛相等的地位，如一切相好莊嚴，種種功德善法，亦是人人能証得與佛平等的，因爲佛性平等，當體無二，安有一部分証不到之理！衆生所以不得成佛者，皆是自暴自棄，不肯發大信心，引起大力量去修習佛法，用功向道！故吾人信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也不算什麼一回奇事。所以信佛者，是人人可以能見佛聞法，或成羅漢佛菩薩，非是欺騙凡人的妄語，哄弄世人的美詞，的確確是可能的，非是虛僞不實的。

三 爲甚麼信神是迷信？

神是三界中有威福神通的一種有情，而有福無德，或善或惡——如阿修羅——，是除佛以外走入歧途的一切外道所修成，也可以說是自然界天地山川動植飛潛等精神物。在普通一般人的腦海裏，幻想影之中都有一個神的觀念，在那兒支配我們的身心，甚至崇拜而迷信之。不知神道還在六道輪迴之中，牠豈有支配人的力量！神不過是聰明正直所感到的結果而已，他並沒有力量來支配人們。世出世間的一切有情的事業，有的禍福苦樂，皆是作如是因，得如是果，決沒有神干涉或支配的。如耶穌等教主張宇宙間的萬事萬物，一切皆由上帝支配，正如印度信大自在天能產生萬物一樣。他們迷信大自在天或上帝是創造萬物的主人，他能支配宇宙間的萬

事萬物，真是好像瞎子摸象，胡鬧一場而已。這種神教不合道理，真不知從何所據來而云然？又如數論師外道立二十五冥諦爲宗，也是信有神我，同是犯了一神教一因生多果的過，如此不合因果律的神教，任何人都不能信仰接受的，除非不明一因生一果的定理者，方可承認，或痴心想大自在天賞善賜福者，方可完全接受，不然，稍知因果律者，必欲加以否認和呵斥，這是妖言惑衆的邪魔外道，照現推測，誰也不能信從的。而一般人士的心理，都被魔神之力量所迷惑住了，痴想將來得到福報，祇有一味埋頭禱告，全盤接受西洋宗教，不管他是否合理，認定世間定有天神能操縱人之禍福，這種人真是不可救藥。

一神教帶有專制的色彩，將神捧得最高，壓倒一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任何人都敢加以懷疑，唯一的目標，要你絕對盲從強信而已。現今科學時代，信教自由，言論自由，隨意發露這種不講理智的不平等的神教，凡有智者，斷不致再去迷信吧？！

四 總結

信佛非信神，長短是非，得失利弊，具如上述。吾人身心欲有歸宿處，若無清淨真實信仰之心以向佛法，那麼，所做的人世事業，亦無規律無系統。若有清淨正信心爲中心思想，則一切功德善法，總是有始有終的，力猛精進，抱定不退的信仰，才可做出世間的大事業來。在家出家的衆弟

子，都要信佛念佛，尊敬佛法，侍奉三寶。又須了解得佛說所有衆生，本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佛性既是人人本有，個個不無，常存不變，何以又有正信迷信之分？不過由始初一念未覺之先，起種種無明，加以邪說異端的流行傳聞有執着我我是非，入主出奴之見。古德云：『有情輪流生六道，猶如車輪無始終』。由此可知我們不勤修無漏聖道，生死總是沒有休息的時期。如今我們一齊發足信心，專志修道，就是去一分無明恢復本來的一分真性，若不多加修習，本來的佛性是不會發現出來的。我們所以要晝夜六時不斷的修學聖道，將八識田中薰成無漏的種子，使其增長起來，久而久之，自然會成三乘出世的聖果。衆生淨心念佛，佛亦悲念衆生，感應道交，機緣成熟，自會受度得生西方淨土，轉入濁惡的娑婆世界，以勸淨人初發學佛的信心，再來此凡聖同居土的器世間建立人間世土。總是要有恒心的人，才能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悠久的時間修習，達到無上佛果的目的地，非是一步登天所能做到的。還要發起同體大悲救度一切衆生，將生生世世所積的無明煩惱都掃除盡淨，悟證本有的自性佛。人們所以應該信佛，也就是因爲人人可獲分証佛果，若以神我的忘觀察萬物，就生我慢貢高種種愚見，目空一切，造罪招報而受苦果，這才知道信神是一件愚蠢不過的事情呀！

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寫於鎮江玉山佛學社

閱俱舍之心得

悅西

一 引言

葯無貴賤，對症爲靈；法無大小，應機爲妙。衆生之根性各別，故吾佛之法門非一，不可執一而廢餘。佛陀滅後四百年內，大乘缺跡；其光芒萬丈，縱橫五天，極一時之盛者，唯小乘佛學而已。茲後雖有馬鳴龍樹彌勒無著等大士，廣造諸論，鼓吹大乘；然小乘之跋扈也如故，分宗立派部執竟有二十之多，五光十色蔚然而成。中國學者類多耻小慕大，除俱舍成實之外，其餘小乘經論無人過問。俱舍成實爲天台藏教賢首小教之所根據，其重要可知矣。然台賢二宗之目的在乎大乘圓教，故對於俱舍成實未嘗教人依之修習，亦未嘗有人演講疏釋；後之學者且推殘之，破斥之，視之如怨毒，安望其能發揮光大者乎。夫小乘若果如怨毒而當推殘之，破斥之，不應弘揚而使其光大者，世尊在世何故不專說大乘而雜之以小乘乎？若謂佛世有小乘機故說小以被之者，然則又焉知現代盡是大乘根性而無一小機乎？若謂現今雖有小機不妨以大乘法而強化之者，佛在世時對於小乘根性何故不用大乘而強化之乎？若謂吾佛恐其聞大生謗而墮苦故不以大

乘而教化者，然則今弘法者概被之以大乘又豈免乎小乘根性不信不解而沈淪三途乎？又今之信佛學者乃極少數而已，其未信者無窮無盡也；有情之好樂不同，倘能大小兼施，權實並用，則受化者豈不更多乎？余固研究大乘者也，然對於小乘佛學尤爲注意。今且就俱舍一論畧述其大概，自知錯誤必多，希望閱者指教焉！

二 俱舍之名稱

俱舍論者具足應云阿毘達磨俱舍論。阿毘此云對，達磨此云法，對謂無漏淨慧，有對向對觀之別；法謂能持自相，有勝義法相之殊。勝義法唯是涅槃，法相法通四聖諦。對法云者，蓋即以無漏淨慧，對觀四諦而趣涅槃。俱舍此云藏，藏有二義：一彼對法論中勝義入此攝故，此得藏名。二或此依彼，從彼引生，是彼所藏，故亦名藏；是故此論名對法藏。此中彼者指佛所說，謂佛世尊處處散說對法。大德迦多衍尼子等諸大聲聞，結集安置。此論依彼而造，全取本論對法藏名正論故。

三 俱舍之歷史

本論是佛滅後九百年時，世親菩薩所造，二十部中是薩婆多部也。源出婆沙論。當如來滅後四百年初，迦濕彌羅國迦膩色迦王敬信佛法，集聖衆五百人，推世友尊者爲上座，廣集聖教。於是五百聖衆初集十萬頌釋素恒覽藏，次造十萬頌釋毘奈耶藏，後造十萬頌釋阿毘達磨藏，即大毘婆沙有宗論。後世親尊者舊習有宗，後學經部將爲當理；於有宗懷取捨心，欲定是非，潛名重往，時經四歲，屢以自宗頻破他宗，悟入尊者被詰莫通，尊者入定知是世親，私告之曰：此部衆中未離欲者，知長老破，必致相害，長老可速歸還本國。於是世親還本國已，講毘婆沙，造六百頌，攝大毘婆沙，其義周盡，即今俱舍頌。後復造釋八千頌，即今俱舍論釋。故知俱舍源出婆沙論也，此論中國有兩譯：一陳朝真諦三藏譯成二十卷，即自作疏五十卷。二唐朝玄奘三藏於慈恩寺譯成三十卷，即今本也。

四 俱舍之主義

印度小乘二十部六宗攝盡。所謂六宗者：

1. 我法俱有宗 攝犢子，法上，賢胄，正量，密林山等部。彼立三聚法：一有爲聚，二無爲聚，三非二聚。初二是我法，後一是我。我法俱有，爲其所宗。然佛法宗乎無我，彼皆執我，便違佛法，故餘宗咸以外道目之。

2 法有我無宗 攝薩婆多上座，多聞等部，說一切法皆悉實有，於諸法中並不立我。

3. 法無去來宗 攝大衆，說轉，雞胤，制多，西山住，北山住，法藏，飲光等部；唯說現在有爲無我，以過未之法體用俱無。

4. 現通假實宗 攝說假部，及經部少分。謂現在有爲在蘊爲實，在界處爲假。

5. 俗妄眞實宗 攝說出世部等，謂世俗法皆假，出世法皆實。

6. 諸法但名宗 攝一說部等，說一切法但有假名而無實體。

俱舍立義本薩婆多，然時明彼經部之義。故論文云：「迦濕彌羅義理成，我多依彼釋對法」。又云：「經部所說不遠理故」。依此等文，其義可知。然取經部義乃密言之，若既顯義唯是有宗。三世實有，法體恒有。但第九品廣破我執，故六宗中法有我無宗所攝也。

至於俱舍一論共有九品：一界品，二根品，三世界品，四業品，五隨眠品，六賢聖品，七智品，八定品，九破我品，初二之品總明有漏無漏，後之六品別明有漏無漏。就總明中初界品明諸法體，次根品明諸法用。別明六品中初之三品別明有漏，後之三品別明無漏。有漏中世品明果，業品明因，隨眠品明緣。無漏中賢聖品明果，智品明因，定品明緣。其破我品明無我理。一部，三十卷，九品，始終所明義理，分齊如此。

五 俱舍之法相

此論以七十五法攝諸法盡，分爲五位：

1. 色法 此有十一：謂一眼，二耳，三鼻，四舌，五身，六色——此有二十：謂青，黃，赤，白，長，短，方，圓，高，下，正，不正，雲，烟，塵，霧，影，光，明，暗。——七聲——此有八：謂有執受或無執受大種爲因，及有情名非有情名差別爲四；此復可意不可意差別成八。——八味——甘，酢，鹹，辛，苦，淡。——九香——好香，惡香，平等香。——十觸——此有十一：謂地，水，火，風，滑，澀，輕，重，冷，飢，渴。——十一無表色。

2. 心法 唯一種，謂意識，論中雖有眼識等，然體一用異故唯一。

3. 心所法 有四十六種，分爲六位：

一、大地法 此有十種：謂受，想，思，觸，欲，慧，念，作意，勝解，定。

二、大善地法 亦有十種：謂信，不放逸，輕，安，捨，慚，愧，無貪，無瞋，不害，勤。

三、大煩惱地法 有六種：謂痴，放逸，懈怠，不信，惛沈，掉舉。

四、大不善地法 此有二種：謂無慚，無愧。

五、小煩惱地法 有十種：謂忿，覆，慳，嫉，惱，害，恨，諂，誑，憍。

六、不定地法 此有八種：謂尋，伺，睡眠，惡作，貪，

嗔，慢，疑。

4. 不相應法 有十四種：謂得，非得，同分，無想果，無想定，滅盡定，命根，生，住，異，滅，文身，句身，名身。

5. 無爲法 有三種：謂擇滅無爲，非擇滅無爲，虛空無爲。

六 俱舍之世界人生觀

1. 世界觀 爲有情之所依托名曰世界。俱舍論說香水海中有妙高山，高八萬四千踰繕那，深亦爾。四圍有七金山圍繞。七金山外有鹹水海。鹹水海外有鐵圍山圍繞。海內有四大部洲，在妙高山南者名南瞻部洲，在東者名東勝身洲，在西者名西牛貨洲，在北者名北俱盧洲。吾人所居南瞻部洲是也。離大地四萬二千踰繕那有日月星依空而住，被風所持，圍繞妙高，照臨四洲。如是妙高日月四大洲等集之一千名小千界，一千個小千名一中千，一千個中千名一大千，即所三千大千界是也。而此界由衆生業故，有成有住有壞有空。謂由業力故，成已而住，住已而壞，壞已而空，空已復成，如是循環不已。所謂成者，謂由有情業增上力，先於最下依止虛空，有大風起名曰風輪；復由有情業增上力，起大雲雨澍風輪上，積水成輪名曰水輪；又由有情業力感別風起，搏擊此水使之凝結堅厚，而成金輪；復由有情業力增上故，有妙高山及大海大地日月星宿地獄天宮等於金輪上建立。如是經

二十小劫世界完全成立。成已而住亦二十小劫，壞空亦然。現在乃住劫中第九滅劫也。小劫云者，謂人壽從十歲往上增，每一百年增一歲，增至八萬四千歲又往下減，每一百年減一歲至十歲；如是一增一減，名一小劫，至第二十滅劫減至十歲時大三災起，世界便壞也。佛在世時人壽百歲，佛之身量既有一丈六尺，餘人身量比佛短小有限。佛滅至今將三千年，故現今人之壽命七十左右，身量五尺上下，痛苦亦有加無已。此乃事實昭著，証明吾佛所說爲不虛也。

2. 人生觀 佛學中人之一名辭有別有通，別則單指聞顯方趾之人類而言，通則四聖六凡皆名爲人；謂作惡而墮三途者名曰惡人，作有漏善而生三善道名曰善人，作有漏善而破惑証果名曰聖人。俱舍攝修羅於天趣，不曰六道，而曰五趣。五趣者謂天，人，地獄，餓鬼，傍生趣也。此五趣於命終各有中有順惑業而趣受生處受生。且約人類言之，其中有身如五六歲之小孩，五根明利，無論男女皆裸形，有福者身白貌美以好香爲食，無福者身黑貌醜以惡香爲食，壽極長者七七，短者一日二日不等。由業力故離住極遠，能見牛處父母交會而趣其處，起顛倒心。謂男中有見母是女而生愛而欲與之合，見父是男而生憎而欲其速去。女中有反此。由趣倒心故，便謂己身與所愛合，父母所出赤白二滴執爲己有，便生喜慰；於是中有便沒，生有起已，名曰結胎，胎中有五位：一七日名羯邏藍位，二七名頹那藍位，三七名閉尺，四七名健南，五七名鉢羅奢佉。十月足由不淨而出謂之生，生必有死，生死之由來是爲惑業，故吾人須滅除其惑業，以期出生

死苦，而達乎至善至妙不生不滅之究竟覺地。

七 俱舍之惑業緣起論

五趣衆生皆有生死，生死是苦果，果必有因；所謂因者即惑業是。惑業苦三開爲十二支：

1. 無明 此有發業潤業之別，今取發業無明；雖貪等亦能發業，以無明力強故專說之。

2. 行 即無明所發善惡不平等業。

3. 識 即被惑業所驅而托胎之最初一念。

4. 名色 即托胎已後之五蘊，名即四蘊，色即色蘊，以

在胎中心之功用未顯，故但稱名。

5. 六入 在胎已具六根，將出胎爲六塵之侵入處。

6. 觸 出胎已後六根觸對前境。

7. 受 謂領納前境而起苦樂之情惑。

8. 愛 於可欲境而起愛著，即貪愛也。

9. 取 愛著之心增長，起念追求，而欲取而得之。

10. 有 爲愛取之心所驅使，造種種業，必感後來之果。

11. 生 業因既辦，趣有緣處受生。

12. 老死 變異名老，滅壞名死，凡是生法必有死亡。

前二在過去，無明是惑，行是業；後二在未來，二者皆苦；中之八種在現在，前五受苦，六七是惑，第八是業。惑業皆因，苦皆果。由過去無明行之因，感現在識名色六入觸受之果；由現在愛取有之因，復感未來生死之果。故吾人沉

淪苦海，展轉輪迴，浩劫不返者，無他，以有惑業故。惑業不除，苦不可出。此惑業緣起，詢本論推本窮源之論也。

八 俱舍之三乘因果

甲、聲聞因果 聞佛四諦聲教而依之修因証果者名曰聲聞。今分述於下

1. 聲聞賢位之七方便 一、停心觀 初心入修者，貪心重須修不淨觀，散心增須修數觀，以調停其心。

二、別相念 心既定，進觀身受心法：謂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是我；各各別觀，故名爲別。

三、總相念 謂總觀身受心法皆悉不淨，皆悉是苦，皆悉無常，皆悉無我，故名爲總。

四、煖位 總相念漸次成熟，有順決擇分初善根生名爲煖法；如火將發，煖相告現也。

五、頂位 此位具觀四諦，修十六行相。謂觀苦諦修四行相：一非常，二苦，三空，四無我。觀集諦修四行相：一因，二集，三生，四緣。觀滅諦修四行相：一滅，二靜，三妙，四離。觀道諦修四行相：一道，二如，三行，四出。煖法漸次增長成熟有善根生名爲頂法。此法最勝，如人頂故。六、忍位 具觀四諦，修十六行，頂法漸次增長，至成滿時，有善根生，名爲忍法。於四諦理能忍可中此最勝故，有下中上之別，下中二品與頂法同，具觀四諦，具修十六行相；上品有異，唯觀欲苦，與世第一隣接。

七、世第一 上品忍位緣欲界苦，修一行相，唯一剎那生世第一。○此有漏故，名爲世間，是最勝故，復名第一。

2. 聲聞聖位之七種類 論說七種聲聞：一隨信行，二隨法行，三信解，四見至，五身証，六慧解脫，七俱解脫。初二在見道，次二在修道，第五指得滅定之不還果，後二指無學。謂從世第一緣欲界苦諦有無漏苦法忍苦法智生，次緣上二界苦有苦類忍苦類智生；緣三界苦諦生四心既爾，緣餘三諦各生四心亦然，是爲十六現觀。前十五心見道攝，第十六心修道收。依見道立二種聲聞，謂向初果，二果，三果各有利鈍，鈍者名隨信行，利者名隨法行。依修道立二種聲聞，謂住初果二果三果亦各有其利鈍，鈍者即前隨信行轉名信解，利者即前隨法行轉名見至。依滅盡定立一種聲聞，謂住不還果，復得滅定者名身証。依見修俱斷之無學立二種聲聞，利根唯用慧除煩惱者名慧解脫，亦名不時解脫；鈍根雙用定慧而除障者名俱解脫，亦名時解脫。四果向不名見道，住四果不名修道。前三果各有見修，向果爲見，住果爲修，不同舊說但指初果爲見，餘二爲修。蓋彼但約漸次說，不約越次論也。

3. 聲聞所斷之惑 聲聞所斷有二種：一見惑，二修惑。此見修二惑即貪，瞋，癡，慢，疑，身見，邊見，邪見，見取，戒禁取之十使。與三界五部相乘而爲九十八使。前八十見道斷，故名見惑；後之十種修道斷，故名修惑。三界者謂欲界，色界，無色界；五部者謂見苦，見集，見滅，見道，修道。欲界見苦斷十，見集見滅各斷七，除身見邊見戒禁

取。見道斷八，除身見邊見。修道斷四，謂貪瞋痴慢。如是合成三十六，前三十二見道斷，後之四種修道斷。上二界五部各除瞋，餘與欲界同，故成六十二，加欲界三十六，是為聲聞所斷九十八使，亦名煩惱障也。

4. 聲聞斷証之程序 聲聞人初心即以不淨等觀為入手之方便。次修觀身不淨，觀受是苦等之別相念。再進而觀身受心法皆不淨等之總相念。由是而生煖等四善根，以伏三界見思煩惱。更由世第一無間緣三界四諦而生八忍八智，斷見惑而証初果等。再進修而用九無間九解脫斷三界思惑而登無學。或頓斷見惑而漸斷思惑，或先斷見惑而後斷思惑，或先斷思惑而後斷見惑，或見修二惑同時頓斷。以根性有千差萬別，故不可一概而論。至於修因證果之時間，則最利者三生得果，最鈍者六十劫忍位已前可以轉大，悲愍眾生，修菩薩行，希望成佛。忍位已去，無轉大之希望，勢必証入離生性也。

乙、獨覺因果 獨覺人聞佛十二因緣法門，逆順觀察。利者四生，鈍者百劫，覺悟無生而破惑証果。十二因緣如前惑業緣起中說。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是為流轉門。若逆觀其老死由於生，生緣於有，乃至行緣於無明；無明為生死之本，遂以慧劍而斬除之，無明滅則依無明所起之行識乃至老死莫不皆隨之而滅，以証乎無生寂滅之理，是為還滅門。十二因緣與四諦乃開合之異，流轉門即苦集二諦，還滅門即滅道二諦。所破之惑亦與聲聞同，能侵習氣故，居聲聞上。丙、如來因果 根性利故，有悲愍故，初發心時即緣四諦境，發四弘誓，于三無數劫修六波羅蜜，四無量心等行。

初無數劫從古釋迦至尸棄佛，值七萬五千佛；二無數劫從尸棄佛至然燈佛，值七萬六千佛；三無數劫從然燈佛至毘婆尸佛，值七萬七千佛。修行六度各各滿後，更住百劫修相好因。次入補處，生視史多天，降生，托胎，出胎，出家，降魔，安坐不動，發真無漏三十四心，頓斷見思正使習氣俱盡，成等正覺，大致與台賢所說同。問曰：俱舍既具明三乘因果，何故但名小乘耶？答曰：正化二乘，傍化菩薩故。又廣明二乘教理，後多分說故。又亦可判為三乘。

九 結語

俱舍一論文義深奧，且無圈點，錯字又多，頗不易讀。唯一無二之參攷書所謂光記，余尚未有一閱之因緣。故斯篇自知殘缺殊多，訛謬難免，然不過欲藉此以引起治佛學者研究之興趣而已，其他不計也。且科學昌明之現代，能與之相類而不被屈伏者，唯法相足以當之，俱舍既與唯識接近，則凡欲研究唯識者，請于此論三致意焉！

佛教文學專號徵文啓事

本刊預備于四週年出一次佛教文學專號。現在還以為佛教和文學絲毫沒有關係，作這樣想法的人大概是不會有吧？我們對於佛教文藝的創作固屬歡迎，而我們更歡迎的是有關佛教文學歷史和理論方面的稿件。現在炎酷的夏天過去了，秋風習習吹來，我們希望作者們提起筆來，踴躍地賜我們關於這方面的稿件。

論涅槃之差別 (續完)

僧庵

(五) 女人眷屬行苦行所執之涅槃

女人眷屬外道計自性人命轉變以及士夫功能轉變作一物爲涅槃，又計女人是常爲涅槃，據虛大師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義記說第九種外道以煩惱及福非福業自然會盡不須智慧而得解脫以爲涅槃。吾不知煩惱不加斷是如何會盡，善惡業不加選擇是如何會了別。煩惱必需智慧斷方得解脫，未有一煩惱不以智慧自能清淨，如大惡之人不以法治，則彼決不會改邪歸正，含惡從善，有形之惡人尚如此，況無形之惡法耶？此種邪執，不破自顯。又如計女人常及計自性人命轉變功能士夫轉變作一切法爲涅槃。能造作一切法之常女人，不知是如何之女人，是銅所鑄成耶？抑是鐵所積聚耶？就是銅鑄鐵聚之女人，亦有壞滅之相。又說自性人命轉變和士夫功能轉變作一切物涅槃，此士夫，此自性，此功能，是如何轉變？轉變後是如何涅槃？則吾不明。而且此自性，士夫，功能，又如何能作萬法之因，萬法豈無萬法之因耶？女人眷屬外道之邪計邪執，無駁斥之資格，所執之涅槃相，大如在沙中而求黃金相也。

行苦行論師說罪福盡德亦盡名涅槃，在虛大師楞伽義記中說第十種外道以能見到大自在天造作者爲涅槃，此種執着，在上面文中已大略申破，今不再贅述。

(六) 淨眼摩陀所執之涅槃

淨眼計煩惱盡故不依智慧，名爲涅槃。據提婆外道小乘涅槃論說：煩惱盡故依智爲涅槃。虛大師楞伽義記說第十一種外道計「以祖父好展轉相生，父母子孫世代流傳別無異因以爲涅槃，此則世人凡見作人不過如此」，不由智慧諸惑皆盡一說，與義記等九種外道同破文可參見九條。又有說，煩惱盡故依智，此說較上數種外道略有見地，但還執有涅槃，相義，要知涅槃無相，而亦無所不相，以煩惱盡爲涅槃近小乘偏空之一類，非大乘之所取執也。十二摩陀計大自在天是真實能作衆生生死爲涅槃，在楞伽義記和提婆外道小乘涅槃論中各說不同，楞伽義記說第十二外道計「以得見十六諦或二十五諦爲涅槃，（此諦非佛法中之諦。提婆論說：「摩陀論師言我能造一切物，我於一切衆生中最勝，我生一切世間有命無閒物……」此妄執如上風仙和園陀，破文亦如上可知。

(七) 尼毘子僧佉所執之涅槃

尼毘子計劫初生一男一女，彼二和合，展轉相生，不知是無明愛業而爲根本，而謂一切物滅爲於彼名爲涅槃，楞伽義記謂此類外道計以見諸德所起和合之一異義爲涅槃，此勝論師之一派。此所執之意義，在正文中一望了知，無須再申。

破；至於義記第二說勝論師之一派，可參看常法師所著之因明入正理論四相違中破勝論師實，德，業，大有，和合，同異性義，此處爲簡省起見，故不述。僧佉（即數論）論師計二十五冥諦自性因，生諸衆生是涅槃因，自性是常故從自性生大，從大生意，從意生智，從智生五分，從五分生五知根，五知根生五業根，從五業根生五大，是故論中說，隨何等何等性修行二十五冥諦，如實知從自性生，還入自性，能離一切生死得涅槃，如是從自性生一切衆生，是故外道僧佉說，自性是常，能生諸法是涅槃因，此是數論師教法之大意，現在世人說印度有六派哲學，數論是其中一重要份子，所以近代有多數大學問家研究彼之教理者，實不知其數，但以佛教道理來批評它，勝論所主張之教法，不足供世人研究，而亦無研究之價值，佛教視彼理論，頗類外道所說，故駁斥之。義記中云第十四種外道，計以見事事物物顯色自然如此爲涅槃。（此自然外道）現在吾人日日見世間事事物物顯色，自然如此，而不見涅槃相，未知自然外道有何等眼通能見顯色自然，有涅槃相，況顯色事物之本身，是無常法，在無常中即認爲有常住之涅槃法，有沒有互相相違過耶？

（八）摩醯首羅自然所執之涅槃

摩醯首羅作如是說：「果是那羅延所作梵天是因，摩醯首羅一體三分，所謂梵羅延摩醯首羅，地是依處，地主是摩醯首羅天，於三界中所有一切命非命物皆是摩醯首羅天生，摩醯首羅身者，虛空是頭，地是身，水是尿，山是發，一若衆生是腹中蟲，風是命，火是煖，罪福是業，是八種，是摩

醯首羅身，自在天是生滅因，一切從自在天生，從自在天滅，名爲涅槃」，是故摩醯首羅論師說：「自在天常生一切物，是涅槃因」此實無稽之談，真所謂神話又神話，不但不能令人生解，反令人生謗，殆如持狗牛戒之外道也。義記說此類外道以覺真實諦爲涅槃，此亦數論之一派。

自然外道乃計有二，若以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若謂萬物自然而生是無因，係計有爲以爲涅槃，提婆小乘涅槃論說無因論師作如是說：「無因無緣生一切物，無染因無淨因，我論中說如棘刺針無人作孔雀等種種畫色皆無人作，自然而有不從因生名爲涅槃，是故無因論師說，自然是常生一切物是涅槃因。世間一切法未有不從因生之法，棘刺針，豈無自類因自類緣而生起耶？孔雀等種種畫色又豈無自業自因而生耶？無人作固可講得通，無自類因則違背因果生之定律也。

（九）迦毘羅時散所執之涅槃

迦毘羅計明二十五諦爲涅槃，彼又謂六德論令萬民安樂，安樂之性即是涅槃。何謂六德論，即善生經所謂善生童子順婆羅門之法，每朝洗浴禮敬六方佛見之說佛法之六方論：（一）父母爲東方應以五事敬順，（二）師長爲南方，應以五事敬順，（三）妻婦爲西方應以五事敬順，（四）親族爲北方，應以五事敬順，（五）僮僕爲下方，應以五事敬順，（六）以沙門婆羅門爲上方，應以五事供奉，禮敬如是諸方，現在國家人民富強安樂，死得生天。此是迦毘羅所主張之教理也。次則時散外道計：「時熟一切大，時作一切物，時散一切物，是

故我論中說：如被白箭射，時不到不死，時到則小阜觸即死，一切物時生，一切物時熟，一切物時滅，時不可過，是故時論師說時是常生一切名涅槃因。時論之教理專以時爲中心點，殊不知時只能作萬法之增上緣，如春之時節煖，則萬法叢生，冬之時節寒，則萬法凋枯，此不過是時之增上緣力，非是一切法之親因緣也。花之所以開，果之所以熟，乃是植物之自因自緣也。

(十)口力安茶所執之涅槃

口力外道計：「虛空是萬物因，最初生虛空，從虛空生風，從風生火，從火生（火旁）要，（火旁）要生水，水即凍凌堅作地，從地生種種藥草，從種種藥草生五穀，從五穀生人命，是故我論中說：命者是食後時還沒，虛空名涅槃，虛空是常名涅槃因。此說爲執梵天爲萬法因，能生萬法，一切法皆從梵天而生，不知梵天又從何而生，虛空義亦然。」

安茶外道計：本無日月星辰虛空及地，唯有火水，時大安茶生如鷄子周匝金色時熟，破爲二段，一段在上作天，一段在下作地，彼二中間生梵天，名一切衆生祖公，作一切有命無命物，如有有命無命物散沒，彼處名涅槃。是故外道安茶論師說：「大安茶出生梵天，梵天是常名涅槃因」此如摩醯論師之所說，實不值一批評也。

後結論

二十種外道所執之涅槃，及其意義，已略略敘述評駁，

但在二十種以外，還有執有性爲涅槃，無性爲涅槃有無性爲涅槃和萬物是誼動，涅槃是寂靜，此二無別以爲涅槃之四類外道，今因時間問題，姑不詳述。

佛陀之涅槃與外道之涅槃其損益究若何？

在楞伽經中佛謂大慧言：如諸外道分別涅槃，皆不順涅槃之相。

又云：彼諸外道虛妄計度，不如於理。智者所棄，皆墮二邊，作涅槃想。於此無有若住若出，彼諸外道，皆依自宗而生妄覺，違背於理，無所成就，唯令心意馳散往來，一切無有得涅槃者。

經又云：復有異彼外道所說，以一切智，大師子吼，說能了達唯心所現，不取外境，遠離四句，住於實見，不墮二邊，離能所取，不入諸量，不著真實，住於聖智所現證法，悟二無我，離二煩惱，淨二種障，轉修諸地，入於佛地，得如幻等諸火三昧，永超心意及以意識，名得涅槃。此佛教之涅槃與外道涅槃所以異也。

代郵

萬泉仁性兩位法師，專作均已收到，下期當即刊出，請勿念也！祝寫作努力！

日本宗教教育的最近情形

(日，大村桂嚴)

窺諦譯

六 從日俄戰爭的影響而到三教合同

然而再進一步的從其實際而言，佛教和基督教也有不少
的學校教養，神道不是宗教，當作教員，當作宗教教育者，
也有不少的自覺。若說宗教教育行之不通，這也沒有理由，
而且，學校中向來即無宗教教育的插入，學校中亦不受其宗
教的經驗。其實，明治年間，始終是無宗教教育。於中，只
從日俄戰爭的結果那時，比較日清戰爭的時候更深一層的喊
起民族的國家的自覺以來，其影響或對民族的歷史的自覺的
國民的佛教，或對神道，儒教等的再吟味，佛教和大和魂的
關係，佛教和武士道的關係等等的研究，這時似乎盛行一時
。而教育界顧及到佛教的人這時亦漸漸的增加。佛教各宗的
學校盛行，所謂佛教的機運兆來。一般的學校中亦於校友會
的名下招聘佛教家，教員和生徒開聽佛教講演之處所，亦日
漸增多。佛教聖誕會竟於耶穌聖誕日負責進行。佛教主義的
中等學校，亦於基督教多分設立。僧侶帝大卒業僧增多，約
於文科大學的基本科程度相等。的確，此時的佛教，漸漸反
其昔日的衰頹之象，頓現了新興的景氣。大有明治四十四年
一月桂首相有名的「明治業已四十四年」的滿有陵示意味的深

長的警句的風味，國民的一齊反省，則愈增其深深的自覺。
換句話說，大大切望精神文明的開拓乃至於省察。

四十五年二月，依床次竹次郎內務官的提案，所謂三教
合同的開催：即佛教，基督教，神道三教的官民有志大會。
依此三教徒的志士，期誓完全負擔國民教化的大任。議決，
每年四月上旬，開催一次「日本宗教教育大會」，其內容分爲
六部，規定其大要的諸事業等。這等大會的成功，多半依賴
姉崎博士等幹旋之力。如是，明治的晚年，宗教教育的必要
之聲，官民上下的共同呼喚。牠的結果，即生出了歸一協會
，或日本宗教會。

七 復興機運途上的宗教教育

如是的情勢，到了大正朝的時候，三教會同的決議，一
向不開宗教教育大會，宗教教育之聲沉寂，尤其是教育界更
不關心其分割的諸事。其後，世界大戰時至，我（日本）邦人
的眼目，不思儲金而喜遠馳歐洲的天地，身爲塞利主義，享
樂主義的俘囚。對之，他方因此反動的不安，即生精神運動
的相當的嫩芽。其中，大正八年講和條約的締結，世界大戰
的閉幕，全世界成了經濟界反動的大不安的狀態。日本，固

不能跳出其凡例，上下悲觀幻滅達到極點。所以大正十年間精神界的搖動，宗教關心的傾來，於此又復見出與此關聯的宗教教育復興的氣分。大正八年的全國高等女學校長會議，大阪相愛高等女學校長大野開藏，熱辯宗教教育必要的提案，結果，議場因此問題會議陷於混亂的狀態，終於否定了提案。

大正十四年十一月全國高等女學校長會議，宗教教育的必要論則得其勢力，對於文部省的歸德增進，思想善導等态問的提案：

「發發宗教信念，乃為力與生徒信念之宜。」

毫無疑義的獲得滿場一致的決議。這是非常的倏爾轉變的事情。前大正八年受其大多數的否定，于七年後的那天，居然一人無異議的獲得滿場的鼓掌可決。的確，宗教教育，女學校中非常驟變的情勢，這是最可重視的飛躍進展。

大正十五年十一月，青山師範，開全國小學教員大會的會議席中，宗教教育問題，鬧得非常熱烈，遂得議決左列的諸項議案。

一、教師對於宗教的理解，應要深一層的增進，教師應于宗教信念的確立以資其教養。

1. 於師範教育應更力注一層宗教的陶冶。
 2. 開催講習會易使教師於宗教上理解前進。
 3. 教師常於社會中努力宗教諸施設精進其內容的研究。
- 二、常於兒童學習生活給與自發的自律的指導，於其內面，發現宗教要求，應留意努力其發展。

三、理會學校全般生活，每週機會，應努力兒童宗教性的發展。

1. 各教科書的教材應多一層的取入宗教的材料。
2. 推獎富有宗教材料的課外讀物。
3. 各教科書教材的取扱，只能限於宗教範圍以內。
4. 儀式，追悼會，理科祭，墓參拜等，為學校行事的基典，以養其虔敬之念。

四、關於宗教的陶冶應注意以下的諸點。

1. 應努力宗教教育。
2. 理解信教自由的意味。
3. 對於他人的信仰應加以敬意而使收心得。
4. 應知避除迷信。

右邊議決的事項，實是值得十二分的注意，將來宗教教育的指南，明確規定其眼目。當時，澤柳政太郎博士暗地補助之力，氏的多大的功績，這都不可不充分的認清。東澤柳西谷本，這是宗教教育兩大關鍵。寔則，宗教教育復興的機運，這時已於小學教育之上頓現其發展的狀態。

昭和三年六月，日本宗教大會開催，於其教育部會，議決左列各項。

一、適用文部省訓令第十二號，改正其左記精神。——一般教育者，依據特定宗教的信仰，乃為學政上必要。官立公立學校及學科課程，若行宗教儀式時，應受文部大臣的許可。理由——文部省訓令第十二號拒否宗教，敵對視之，因恐唯有消極的諸種弊害發生，故發此令。勿論宗教教育於全

人類的教育上是如何的緊要，最宜努力和理會教育全體的宗教教養。然文部省第十二號，往往對如前述而生誤解。以爲宗教教育挾有多大的障害，所以於其適用計劃改正，這是十分的需要。

二、於師範教育，特設宗教科。——教育力的深淺，寔待教師的人材如何而後，何況宗教教育，精神教化特別精妙深遠。故於師範學校人格教育上最根本者，關於中心宗教應得理會，培養信念尤要。

三、教育者對於宗教信念養成，獎勵開催講習會，宗教信念向上尤應不斷的努力。對於業已從事寔際教育者，於各府縣市等連年開催宗教講習會適宜配置，以希促進宗教教育普遍爲要。

四、各教科書中增加宗教教材。——小學校及各種中等學校的現行教科書，缺少宗教教材，全人格的陶冶上爲大遺憾事。故於修身，國語，歷史等，增加宗教教材爲尤要。

五、國定教科書編纂委員加入宗教家。——爲期教科的完成，從多方面聚集人材爲要。尤其宗教教育要求之聲漸高的今日，加入宗教家編纂之尤爲適當。

六、文部省設置宗教教育調查會。——關於宗教教育的研究及調查不備，這實是朝野的極遺憾事。所以，於這文教之府的文部省，先設宗教教育調查會，極力獎勵研究促進實現，這是最宜之舉。

昭和四年六月，全國高等女學校會議席中，關於思想善導宗教心啓發，文部省忝問的對案，即有如左之決議。

1. 取除宗教心啓發的防害。
2. 增長宗教心信仰，與其親切指導。
3. 啓發偉人的心境。
4. 基於人道主義的宗教與其適當的指導。
5. 對於訓令第十二號的態度，——不偏於一宗一派的宗教演講而以宗教教育爲見做。

6. 於這等中，明了宗教教育的漸漸具體化。

昭和七年五月十四日，日本宗教協會幹部十數名，與文部省首腦部（大臣，兩次官，各局長及督學官）關於宗教教育開懇談會，互開胸襟，協議。鳩山文相，安藤，西米屋兩次官開始開陳種種意見，主張宗教教育的必要。唯栗房次官，希望和提示宗教教育的具體案。其時，發表協會會員有志案如次。

- 一、宗學教育沒有宗派的岐視。
- 二、教師應持尊重宗教教員之念。
- 三、教科書中精勤活用關於宗教的教材。
- 四、於教科書編纂機會，增加宗教的教材。
- 五、於學校式祭日，及其他校友會諸事業（祝賀，弔祭，偉人祭，節句，運動會，遠足，旅行等）切勿錯過活用宗教性陶冶的機會。
- 六、於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獎勵宗教性陶冶，刊行適當的宗教讀物等並任其指導。
- 七、獎勵日曜學校的普及完成，對其成績優秀者於文部省表彰之。

八、編纂宗教教育教師應用備考書，以實價分布各方面的教育者。

九、以宗教性陶冶為研究之目的，和精進設置修養的機關。

十、教員檢定試驗的問題中，增加關於宗教教育的問題。然於男子中學校長會議席中，關於宗教教育問題，亦曾示其明確的態度。尤其是近來多少的好消息，昭和七年五月，全國中學校長會議，竟有現今不願宗教教育不行的滿場一致通過左列的議題。

「為期訓育徹底宗教的情操和涵養認為必要」

昭和八年一月十二日，文部省宗教局和普通學務校長，連盟解釋關於明治三十二年的文部省訓令第十二號的宗教教育禁令。三重縣知事申表左列的主張。

關於小學校的設備使用付發通牒一件，

「十一月二十一日，付教第三五七號御回答相成處，明治三十二年文部省令第十二號，當於該學校教以特定教派宗教等教義，又禁止舉行儀式趣旨，陶冶通俗宗教情操毫無拘束，右付昭和三年，本有於學務部長會議之際，於諸學校期以道德教育徹底的計畫，宗教的信念和情操的涵養為必要事。指示次第休有之儀，右御了知上教以特定的教派宗教等教義，不限執行儀式，訓令解釋可成嚴格。然依小學校令第三十條且書，使用校地校舍等場合，基此工業上之必要，當除該學校教育上之阻障，關於宗教使用，會合付無防礙校儀，御了知相成度，為念此段由達。」

依此研明文部對於明治三十二年的宗教教育禁令的態度

，愈加明瞭。

由於如此的情形以至於今日，宗教教育於這白日之下，已入日本國民教育之中了。

然而，那些究竟不是宗派的一切，不能不有一般宗教的

八 教育完成和宗教教育

現下世面宗教復興之聲浪很高，大有一日而成羅馬之勢。今日民衆的動向都集中於宗教，如此長久間的潛行苦鬥，皆是缺乏感化人心的宗教教育運動之力。如上所述，暗然背景底潮，養成社會民衆的宗教關心。如是今日，已過宗教教育的論理時代，正是步入實行和普及新天地的時期。如是的情形，實應社會民衆的要求。社會民衆的宗教趨向，思想的實際的兩相混亂的今日，熱心探求日常生活的最後歸趣的結果。宗教教育的任務誠然重大。

宗教教育，道德教育，藝術教育，吹進到那精神教育。學問，若沒有宗教的信念，真的真理終不能見出。政治，經濟，若無宗教，無論何時，終等於西院河原的積石。今日的革新世相，不外宗教信念之力。人間，於我的靈性中見神，宿佛，始知人生的真實的意味，始悟國家社會的真實的目的。於茲，家庭之樂亦明，個人的本務清楚。所以，教育之魂即是宗教。換言之，所謂宗教魂的教育，即是為這個的道理。此魂，此靈，從早吹進了兒童，青年，養成之，教育之，實行之，即是完全的人格教育。國家的興隆，社會的淨化，確由如此始成，反之，教育沒有宗教，即不能完成。（完）

東遊雜記

大觀

自海禁大開，輪帆交通之利便，則五洲若戶庭，況帶水盈盈之東隣同洲同種同文同教之日本，能置之不遊乎？徒以語言隔膜，問津無從；最近十數年來，我僧界前往留學參觀考察者，先後大約不過十數人而已，而彼國佛教徒到我國遊歷考察者，絡繹於途，連翩不絕，每年來者，不勝枚舉；對於我國各處名山勝跡，古佛道場，新舊教育機關，其間統系派別，主角要人，內容情形，莫不有詳細調查，精密考察，洞若觀火，歷歷如數家珍，瞭然之處，有勝於吾徒者；徵之彼邦雜誌所載亦可信吾言之不謬，即就此點而觀，其文化程度之高下，亦可概見矣。

吾國人富於守舊性，而我僧界爲尤甚，是以數十年來，仍故步自封，精神形色方面，無長足之進步，國人對我僧徒，仍存一種蔑視眼光，鄙夷觀念，蹂躪僧侶，覬覦廟產之風，依舊繼長增高；十年一日，曾無絲毫變動，如是種種皆因自身不能振作，木腐蟲生，理有固然，誠無足怪。日本維新以前，國內佛教情形，亦與吾國佛教現狀相等，教育不興，僧伽墮敗，維新之後，僧教育蓬勃，人材輩出，飛聲國內，一掃從前頹墮萎靡之暮氣，隨國運以俱隆，朝野人士，相率皈依，上下一致，至今成爲風尚，無或稍異，除普通佛教大學外，各宗皆有大學而中學小學以千數百計，吾一至東京，

即先參觀佛教大正大學，時適暑假期間各教室門悉皆關鎖，向守門人告知來意，彼即默然導引。啓各室門，指示解說，不憚煩勞，中間廣場一面，四週洋樓數十幢，現有學僧千數百人，有留宿者，有走讀者，公衆講演廳，能坐千數百人，與舞台形勢絕類，寬敞明淨，上供古洞佛像三尊，相好無倫，端嚴畢備，其餘教室十數所，分授各科，能容數十人百餘人不等，課程除各宗佛學外，各種科學以及外國巴利文，梵文，中文，英文，德文等無不畢具，設備之周，不減普通大學，夫如是，又何怪彼邦僧侶人才之盛，地位之高，爲國人之尊崇敬仰也哉？

回視我國僧教育，亦胡可憐之甚，合力創辦者多因經濟無繼，不兩年而倒閉矣，所餘幾所，皆獨力創辦，因陋就簡，設備不周，不過能容三數十人而已。兩相較量，相去奚啻天淵！夫一教之興衰，罔不視人才有無爲轉移，從未有無人才而教興，有人才而教衰者。語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人才關係教之盛衰，既如斯之重，吾人宜如何設法培養以盡教徒宏法利生之天職，一轉移國人蔑視鄙夷之心理，蹂躪覬覦之惡習，變而爲尊崇敬仰之美意，揄護維持之高風，則又視吾徒能否覺悟，一新其觀聽力相與戮同心，羣策羣力，共謀僧教育之建設和發展而後已，吾親友之同胞，其一念教之

危亡悲與同體而亟起圖之乎？吾日望之矣！

日本交通極其利便，關於各名勝所在，尤為注重。電車，汽車，火車，人力車，無不應有盡有，價極低廉，一至車站，即見到有關於遊該名勝之指南，與各種風景片之出售，一寺有一寺之概史與建築物之影片，此種宣傳力量至為偉大，此吾國內名勝所宜取法者也。內部陳設美備，清潔非常，如要入內室遊覽者，必先至知客處，說明事由，然後始得脫履而進，由知客僧領導參觀各處，彬彬有禮，即本地香客遊客，亦必遵此規律，絕無任意隨便者。門外有人專司客履，編排齊整，亦無紊亂錯着者，倘居留長久，有公共履箱安置，即大規模之寺院室內以至長廊，亦皆清無一塵，此乃習慣使然，無足怪異，許多寺院，內中均有古物，法物，美術，古字畫之陳列，任何人皆須購票展覽，已成風氣，絕無硬行強入，滋擾情事。廟貌崇闕偉大，不讓吾國，而國人崇拜信仰者，則遠過之，如淺草之觀音與鑲倉之十一面觀音，其地皆成為極熱鬧之市場，特別繁盛，朝夕禮敬者，絡繹不絕，週歲如此，形形色色，各界人士，無所不有，燃香秉燭，烟雲繚繞，擲香資若干於筒內，拍手低頭，敬獻片時，若有所禱，然後禮拜鞠躬而退，狀至恭謹，寺中聯額皆中文書寫，不過讀音不同耳。佛殿建築多仿我國之宮殿式，僧人儀表均甚整齊，出門咸着禮服，清潔端莊，國人對之頗為禮敬，全國人士多崇佛教，其他耶回諸教，殊難發展，于此可見教徒宏法努力之精神，大乘教化，蓋已普遍民間矣。關於佛教書報雜誌之宣傳，無類數十百種，且英文雜誌，專向歐西宣傳

推行不遺餘力，駸駸夫有普遍全球之勢，吁！可謂盛矣。

鎌倉有坐像大銅佛，高可數丈，金容端靜，妙好無比，供于清淨園林中，朝拜敬禮者，六時不絕，內有照相館，可隨照隨取，有小茶店數所，司其事者，皆屬女人，在國內女人營業服務者，已普遍化，上自公司職員，下至汽車售票員，及單獨營業者，觸目皆是，綜觀國內無一人吃閒飯，遊蕩不做事者，亦無一人不讀書識字者，區區三島小國，其大不過類吾國之一省，所以能雄視一世者，其要素亦不外乎此。佛像旁有設攤，出售與大佛模形相似之各種小佛像法物等，大佛像中可以進去參觀，例收小洋式毫，有梯可緣而上，由窻可以眺遠，日人吸取錢之方法，真無微不至矣。

日本憑島立國，四面環海，海浴之風甚行，意在鍛鍊身體，每當夏日，夕陽西下之時，無論老幼男女，莫不羣趨海濱沐浴游泳，熙來攘往，充滿道路，而秩序條然，去來之者分左右行，有自然之規律，而浴室沐浴，價極低廉，每人只收五分，無擦背茶煙等之消費，手巾肥皂皆為自備，設備簡潔，內部只用二人照料和收費而已。池小而水深，去衣置竹籃內，先入池中，浸濕其身，然後出而洗滌有冷熱水隨便取用，池用白石砌成，外鋪白磁磚，瑩晶光澤，垢穢洗在池外，池水始終盈滿澄清，洗畢着衣徑去，無可留連，消費既少，而時間又復經濟，吾國人殊足取法也。

東京古物陳列所偉大而壯麗，上下數層，四通八達，分類陳列各項古物，古銅佛像之類，竟佔數室，諸佛菩薩以及密部金剛神像種類極夥，端莊秀麗，手術精巧，古色古香，

令人敬愛瞻仰不置！其他玉器磁器，及古字畫等等率多吾國珍品，今則留落外邦，還歸無日，令人不忍卒觀，愴然傷懷，不勝黍離之感矣！

動物園水族館，其中各動物多生平未經見者，如獅，象，虎，豹，熊，猿，鹿，獐，狸，鼠，之屬，與夫海牛海馬，巨蛇怪魚，白鶴孔雀，珍禽異鳥之類，莫不分類陳列，標其名目及出產之地方，多有搜羅自各國者，色色形形，令人目不暇給，飼養各有專司，食品居處，各各分別研究，順其習性，地方不時洒掃，清潔可稱，絕少臭氣，是以獅虎熊，均能繁殖生產，亦可見豢養之得法矣。

國內道路，縱橫平廣，國省縣道，四通八達，汽車租價極廉，每點鐘不過一元上下，環遊頗形便利，中下旅館連食一兩元一日，便大可居住，因為清潔已成日本人特殊習性，不論大小人家，屋內每朝例須洗滌，進去均脫履而行，一塵不染，而對於飲食，頗為簡單，即款嘉賓亦不過三數簋而已。品物極清淡，對於勤儉兩字類能切實履行，有獨到之處，此即強國之重要成因，語曰：憂勞興國，逸豫亡身，觀此而益信矣！

關於交通方面，使我驚奇者，莫如地下火車，究竟不知如何開闢，費去多少人工，而成此驚人之事業，各車站皆設在地下，屋宇高廣，幽暗之中，不見天日，電光照耀，恍如白晝，車到站時，氣笛長鳴，只見乘客往來，紛然上下，幾不知其身之在地下也。內部寬曠，空氣流暢，不覺鬱悶，陶潛理想中之桃花源，亦不及此，僅試乘一站，莫能測其長

短，抵站出洞，再見天日回想先前所經恍然另是一世界矣。此種地下火車，聞英亦有，淺見如余，真少見多怪矣。

高野山為日本著名密宗之大本山，由大阪乘電車，歷三四小時可抵山麓，換乘上山火車，十數分鐘，再乘公共汽車二三十分鐘，黃包車可環遊全山，殊形便利，山上極廣大平坦，周圍可數里，大小寺廟十數家，密宗大學在焉，一入其境，即見巍巍梵塔，兀立空際，莊嚴而美麗，名山得此點綴，增加不少色彩，頂方而下圓，宏法大師依據密乘南天鉄塔而建築，經過幾番成毀，此塔乃昭和七年始落成者，高十六丈，建築費壹百萬圓，工程亦可謂鉅矣，山中除寺院而外，有小市廛，出售佛門物品，密壇法具，以及應用之件，紛然雜陳，五光十色，鮮研奪目。

靈寶館居山之中部，內中陳列古銅佛像，及菩薩金剛等像與珍貴畫像極多，有宏法大師遺墨，參觀者亦照例購票，此屋結構精麗，與其他寺宇迥別，專為陳設法物，而建者曲折迴旋，佈置有序，佛像極端嚴奇古，光色絢爛，洵國寶也。

全山樹木森列，數圍古松所在多是，而尤以金剛峯寺附近為最，星羅棋布，蔽野摩天，蒼翠天矯，宛似遊龍，宏法大師塔院在焉。四方朝禮者朝夕不絕，香火之盛，無與倫比，殿前廣場數十畝，塔墓紛然羅列，形形色色，種類繁夥，間有古銅佛像卓立其中，與公闍之偉人銅像相似，足資觀感，為人者造福不淺，造像者有深意存焉！

殿內燃有明燈；為數至多，大約專為信士祈禱而且日向

僧人購木片插于山中，上書密咒及先亡名氏，以資冥福者，亦有似吾國供讚誦或如念普佛者，亦敲木魚持誦，或席地而坐，或絃行旋繞，口喃喃作聲，則不知所念何物也。超薦方式雖因國情風俗之殊異，而慎終追遠，孝思不置，固人同此心，無間夫中外也。

涸水淙淙，從後山流出，注于寺前小溪，燈灤可鑑毛髮，架橋梁以通出入，山色水光，相映成趣，掬而嘗之，甘芳可口，涼沁心脾，熱惱全消，不啻醍醐之灌頂，方知名山勝境，風光迥出尋常，實至名歸，夫豈偶然？徘徊瞻仰，不忍遽去，迫于歸車時限，勉與山靈作別，乘原車回大阪。

抵汽車站時，乘客紛亂，競相登車，同行某君，手提箱忘却携取，及抵火車站，相將購票登車，檢點什物，始知遺失，且中有重要物品，一時驚惶失措，面無人色，遂相與下車，至前途檢查，正擬僱定專車之際，而該站適來電話通知，謂頃間乘客，漏落手提箱在站，轉知乘客云云。遂由電話說明失物之狀與留物相符，候守片時，即將原物帶來，欣然領回，檢查之下，一無所失，喜不自勝，深感車務員之忠直，頗足表揚，於此亦可見日人政治清明之一斑，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嘗誦其語，今見其事，豈始心所及料哉？而彼若行所無事，分所當然，無絲毫德色表示，有足多者焉。

高野山距大阪可數百里，幽僻而險峻，峭拔而深藏，電車所經，多綠山麓，市廛絕少，山脈綿延，峯巒起伏，蔚然深秀，林木蓊鬱，山花怒放，蒼蒼鬱鬱，氣象萬千，令人有心曠神怡，蕭然塵外之想，此路可謂專為高野山而闢，其繁

盛情形亦可想見，吾國似此類名山，亦復不少，但以地勢偏僻，道路不修，交通阻塞，遊人裹足，空仰嘉名，不能欣賞，遂使大好勝地，濯役不彰於世，徒供樵夫牧豎之連流玩弄，可慨也乎！

富士乃日本著名之高山，巋然聳峙，高插雲霄，離地不知其幾千丈矣。頂有大湖，汪洋千頃，有汽車由桑根歷四小時可達，旅邸鱗次山頂山腰，各幽勝處，觸目皆是，儼若市廛，涼風颯颯，六月猶秋，避暑者羣集，各國人士俱有，猶之吾國廬山也。上有溫泉，可供洗浴，起初本想一度嘗試，而各家住客充滿，齊聲謝絕，廢然而返，當其未登山時赤日炎炎，火傘高張，汗流浹背，酷熱非常，扇不停揮，衣衫盡濕，及至登車，和風撲面，偏體清涼，車馳綠樹蔭中，驕陽虐不能肆，盤旋往復，如昇太空，平原漠漠，一視千里，賞心悅目，炎暑為摧，如入清涼世界羽化登仙，非復人間世矣。及登絕頂，四望無垠，天風浩蕩，樹柯傾歌，則又衣嫌單薄，不勝其寒，下視湖光如鏡，瑩晶空明，莫測深淺，惜無畫舫輕舟，供人搖蕩耳。到此如履平原，人行岸上，影落湖中，幾忘其身已在千丈高山之頂矣。

自九一八之後，留日華工，被迫歸國者至夥，華人入境，檢查極嚴，誠恐久留不去，而吸取其金錢也。然對於留學生及遊客來消費者，則極意歡迎，輪將進口，必先經政府檢查員，醫生檢驗後，始許泊岸登陸，各國人士皆呈驗護照，而吾國人則無須經此手續，然亦必按表，填寫名氏，里居，年齡，職業，及來此目的，居留幾時，有何熟人？手續完

備，始準登陸，如無熟人，必須示以所携資斧，據云：非數百元不克登陸，檢查行李，尤爲嚴厲，違禁物品，固在禁絕之例，而隨身帶食之金山橙，亦被其沒收而去，其排外貨之嚴，亦可想見，吾與同伴之林君，下榻於橫濱安樂園，警察不時來電話詢問行蹤，官吏服務之精神，警察稽查之盡責，於此亦可見矣！

五磊寺遊踪

道屏

(一) 乘輿而去

七月二四日，竺摩接了一封顯微從寧波寄來的信，中間有說到我的事。大意說：我在寧波商報發表一篇「閒話慈谿」的文章，慈谿縣政府認爲有漫罵他的嫌疑，據說要拘拿我，同時又請寧波地方法院的檢察官向商報編輯查問投「閒話慈谿」的投稿人，編輯當然不會告訴他是我，且據理力爭，強硬不屈，聽說已不了了之，勸我以後寫文要當心云云。信的末尾又有幾句，說到八月三四兩日，他要到鳴鶴場來，約竺摩同我一道兒到五磊寺去玩幾天。我讀了這封信，真是又驚又喜。驚的是我差一點兒要步「閒話揚州」的易君左和因登「閒話皇帝」的新生編輯杜重道的後塵，端的要吃官司，甚至嘗鐵窗風味了。喜的是：我幸而未羅法網，且有機會作遊山

留日先後不過十日，雖未能普遍遊覽，然已得其大概矣。因交通之利便，所經途程不下數千里，如東京，西京，橫濱，大阪，神戶，各著名勝地，率多涉獵，現已經過兩年，幻影模糊，不復記憶，茲篇所述，不過擇其殊勝者約畧言之耳。

的旅行。

八月三日，顯微果從寧波來了，當天下午就上山。不過因此起了一點小小的波折，原因是：竺摩到鎮海去了，月照有事纏身，說他不去，能上山的，只我和顯微兩個人，兩人上山，似嫌寂寞，顯微堅執要拉月照一同去，月照一來是有事，（事並不大要緊）二來呢？也是我們非要他去不可，他故意抬高身價，硬不肯去，拖拖扯扯，鬧了好一陣，直至下午五時一刻，才真個整裝出發。

由白湖往東，達鳴鶴場，從曲巷穿過，即是一條狹小而修長的後街，出了這條街，就是杜湖。杜湖水較白湖要澄清些，湖中又無蔓生的青草，風擊水動，稍現微波，而映然天光，上下一色，景色大佳，殊令人留戀不忍去也。且湖風微，太陽又將西沉，我們且行且談，熱氣盡消去矣。

我們沿杜湖濱而上，約四里許，抵石秋頭（？）山即在望

了，石級路依山的形式而婉回曲折，極盡山路之妙。山之巔，雖不高，而極其險峻，兩脚走起來實有後脚不肯跟前脚，前脚也不願向前進，大有前後兩脚，兩下要脫離關係的怪現象發生。月照連呼『行不得也哥哥！』即素以強健自豪的顯微，到此也不禁脫口而出，說聲『蜀道難行』了。我呢？是在那崇山峻嶺的湖南長大的，走路本算不得什麼，可是在都市中慣了坐車的生活，出門三步路也沒有走過，脚於無形中養嬌了，一到這要用得着牠的時候，覺得非常費力，不大如從前的進退自如了。

(二) 失眠一夜

七時半到五磊寺，已夜色蒼茫了。山景看不出好歹來。新方丈惠知法師，好像很認識我似的，見面就說：『這位是道屏法師吧！』我不覺一驚。顯微吵着要汽水吃，月照嚷着要吃西瓜，倒是主人說得好：『汽水也有，西瓜也有，隨便吃吧。』主人惠知法師，爲閩院畢業生，學問造就甚深，而辦事尤敏銳，身箇兒修短適中，態度也非常大方，與之談論佛學，固雄辯猶如懸河；和他講述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亦無不頭頭是道。

山上較山下，確是涼爽得多，入夜尤覺涼氣襲人。蚊子也被蚊香熏得頭腦發昏，不敢肆意妄爲大膽嗡嗡然向人作偷擊的行動了，所以，我們得安然作深夜談。

睡時，已半夜了，我素有換席癖，雖有清潔的紅漆床和

雪白的毛巾被，也不覺得怎麼舒服和寫意，展轉不能成寐，翻來覆去，一到天明才朦朧睡去。

(三) 悶坐一天

醒來天已大明。洗漱畢畧進餅子數片，到處玩了一會，就用早餐了。早餐之後，大雨如注，糟糕極了，悶在屋裏，惱煞人也！月照喊着要下山，連說『有事』『有事』！我也有意同他一塊兒下山，但主人放他走了，却一定不許我動，理由是：月照有事，而我沒有。

這一天上午，既不能出外一觀山景，只有無聊地困居在斗室了。好在顯微會唱歌，主人善音樂，一唱一和，用風琴彈奏出來，煩悶稍爲解除了些。除一部份光陰花在這上面外，就是看書了。主人藏書極富，文藝雜誌，也買了不少，一上午就在這書叢與音樂中消磨盡了。

下午，由主人領導去省禮炳瑞老和尚。炳老和尚，對於台宗，造詣頗深，能書能文，更能妙辯重重，講解佛學現。雖禁足長住關中，且在此炎天暑熱的時候，猶復諄諄不倦，爲住下清衆講彌陀經，接引衆生，同往西方，苟非悲心深長，曷克臻此！唯其因爲專重於佛法之故，於是對於世法，早已不聞不問，又不閱報，故越發隔膜了。我們告訴他以現在科學的驚人進步，所發明的機器，有不可思議的效果。世界大戰，將一觸即發，「毒瓦斯」一放，全上海可以立刻無類，「死光」，更有不得了的利害，但「毒瓦斯」猶有防毒面具

可以預防，「死光」這個東西，目下還沒有法子可以克服牠。他聽至此，連連念佛，且說要早生西方，不然，也許要做這些東西的對象。我又告訴他：俄國有個世界最大的飛船，可坐數百餘人，裏面什麼東西，都很完備，可以打牌，可以睡覺，可以……他不敢相信有這麼大的東西在空中會飛，但經我們詳細地解釋，並說這個飛船已經失事了。他於慨嘆一切法無常以外，才表示或許有這個怪東西會飛也說不定。我又告訴他：太陽光可以拿來煮飯吃。他聽了哈哈大笑，說這不過說說吧了，那真的實有其事。我於是用比量的方法，說：我們用某一種鏡子：對準太陽，鏡子吸收太陽的光力，可以楚燒紙頭；那末，有另外一種東西，構造的巧妙，千百萬倍於這某一種鏡子，吸取太陽光之力，更爲這某一種鏡子所不能及其萬一，由此推理，拿太陽來煮飯吃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了。他經我這一說，信雖信了，但還不信現在就有。我說：外國已經實驗成功了。他於是問：中國有嗎？我說：中國還沒有！他又問：你剛才所說的什麼毒……什麼麼斯，還有什麼活光，和飛什麼東西，中國都有嗎？我說：中國起碼得很，什麼東西都沒有發明，就有，也是從外國買來的。可憐得很，有些東西，還買不起哩！飛船，中國還沒有，「毒瓦斯」，聽說有了，「死光」，還沒有，此事有關軍事，是秘密的，不可公開，確實有否，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談至此，他問我住在那兒，惠知法師代我答道：他——指我——住在金仙寺，編輯上海晨報的佛學研究。他不懂其中情節，我們詳細解釋給他聽了，他連說：『好！好！宏揚佛法，好！』

救濟現在的世界和人類，唯有佛法好！』談至此，興辭而出。

夜，復與惠知顯微二人，由武漢的佛教而談到閩南的佛教，再由閩南的佛教而談到北平乃至整個中國的佛教和日本的佛教，他們兩人，均有驚人的卓見和言論發揮，但恐觸及現在一般佛教遺老遺少的惡意，只好不宜佈了。

(四) 敗興而同

倒霉極了，昨天下了整個一天的大雨，今天早晨起來，我打開窗子一望，天朗氣清，大有放晴之望。但不久這個希望完全打破了，剎那間變了滿天的烏雲，黑霧重重，對面也不能看到各人的臉孔是黑是白，山中的氣象，真是頃刻萬變呵！因此，我想在今天玩山的計劃，只得臨時放棄了。即以台宗巨匠著名的諦閑法師墳墓，也沒有去瞻禮，生不聞其出廣長舌以說法，死也不得一視其靈骨藏，豈緣之不巧歟？

我因爲第二十七期「佛學研究」，還沒有編好，又恐這幾天外來的稿件，一定不少，決心要下山。用過早飯，就向主人告辭，主人固然不肯，說只有來的自由，沒有去的自由；顯微也堅執代主人堅留，不放我走。我是說走就要走的，左說右說，才許可了，用山轎送我下山。

(五) 無辜被辱

出門不到半里，大雨傾盆而來，轎夫衣履盡濕；山路又

高低不平，委實太不好走，轎夫甚覺吃力，弄得滿頭是汗。我自忖我最重不到一百一十二斤，轎夫已不堪其苦，然而較我大而肥的，還不是也步抬起走嗎？可見他們爲生計所逼而出此，其無辦法可想而知了。不是下雨的話，我真要跳出轎來用我的尚未斷的兩腳大步向前走了。走完山路，才是平地，轎夫吃苦的程度似乎輕了些，這從他們談話之中可以領畧得到的，在我的良心上，也覺得如釋重負般輕了許多，拿出從惠知法師借來的明人小品集來看，看不數頁就聽到有關聲頻頻刺激我的耳神經，抬頭一看，原來是有很多小孩子朝着我扮鬼臉，你一句來我一句去，在罵我哩，罵些什麼，我不懂得。轎夫當然是明白的，看到太過意不去，爲我留面子起見，半帶瞋意地罵他們：「你這短命的小鬼，還不走開！」

就算了嗎？還有呢？進街口，小香烟店和雜貨店的小夥子，三三兩兩鑽出頭來往轎裏瞧，我雖不是出嫁的新娘，不怕什麼，但被他們這一瞧，面孔早已紅了。他們臨去的時候，很粗野的罵道：「他媽的！這和尚真寫意呀！」我有法子對付嗎？沒有，只有忍着氣不作聲。走過不遠，碰着一個一步一拐的老太婆，她細細向我打量一番之後，從她那無牙不關風的嘴裏，吐出：「這樣年輕就坐轎，呸！」我實在要冒火了，但爲息事寧人計，只好取那「笑罵任他笑罵，轎子我自坐之」的不抵抗主義了。我因近視故，常帶眼鏡，誰知這點也不得人的諒解，硬指我爲牛。將要到金仙寺了，還被小孩子們罵：「那轎抬着牛哩！你看呵！」

行脚日記（續）

通一

八，一四，星期五。

今日霧老從香港來，與慧雲法師往太古碼頭相接，接到了，他很驚訝我爲什末還沒有離開廈門？自己想想：急于離港而反滯留在廈門實在有點笑話，但事實上走不了，有什末辦法呢？

這次霧老是常老特別請來游玩的，大家談笑非常開心，

晚上，不知怎末的我竟高了興要和會覺長老到後山兜率陀院去住一晚，到了後山，便與會覺長老無所不談，長老年來獨居一處，養病吟詩，樂也陶陶，其所組織之南社詩社中，人材濟濟，而且頗多言行奇瑰之士，據說有一位社友專喜十四五之月，以十五已圓滿，十六圓而後缺，惟十四有一線希望，人生也就是如此云云。長老近名枯木，其實枯木逢春未嘗

沒有發芽苗葉之時，枯木永久是枯木，那是太煞風景的事，凡是懂得人生藝術的人大概誰都討厭這個。

八，一五，星期六。

清早和枯木長老下山，與靄老等遊虎溪公園，在虎溪公園午餐，午後，到白鹿洞，在洞裡乘涼，三點回南普陀，與枯木長老暢談「內在美」，長老立在大殿旁萬花叢中，我替他拍了一張照，長老名句中有「萬里同為花下客」，我這時忽然想將此句中的同字改為長字，則恰到好處了，才待說出，忽想：一經道破，反不值一文，乃報長老以微笑，不知長老知我這快樂的一念也。

八，一六，星期日。

今日與慧雲法師靄老遊鼓浪嶼，先乘小艇過海，登了岸，繞路而上日光岩，沿途所過之處，頗有香港堅道的風味，到日光岩，直登最高峯，俯覽全廈，都在眼底，日光岩是平地的石岩，距離地面很高，天風呼吼，磯衣欲飛，與靄老慧雲法師攝影而歸。晚間，靄老堅定明日回港籌備中元節佛七

事宜，長老等苦留無效，我心里也非常着急，檢閱報紙，十七日有芝沙助號赴滬，定該日離廈。

靄老回港已數日，前幾天的輪船都脫了班，今日與慧雲法師同乘山東輪赴滬，船中無事，和成慧法師見贈原韻一律，晚上，不能睡，與慧師談「破廟奇蹟」，慧師年來運氣不佳，每從不佳空氣中得到另一種佳境，慧師自說人生觀是嚴肅的，據我看來，未必盡然，事實與理想背道而馳，這是我所得到的好教訓，對於慧師，亦作如是觀，自信不是奇論。

八，二二，星期六。

下午四時船抵上海，和慧師先到上海市佛學會找燈霞法師，商議閩院事，以須請命虛太師，暫無結果。八點，往訪度寰法師，度師近數年來感覺僧伽生活職業化之需要，乃進中國醫學院讀書，四年畢業，今年實行懸壺問世，診金極其低廉，真正平民化，真很難得，見面略談之後，我就想寫一篇生活職業化的文章，十點，回佛慈藥廠，十一點赴火車站乘滬平特別快車去鎮江，慧師則趕至南京出席佛教會。(未完)

佛像念珠批發

本號出品丹鳳老牌各種名香線香早已風行全國各埠頗受讚各界
許樂用現為應佛界之需要特兼選辦各種佛像念珠大宗批發價格
特別廉宜物質優美精良其佛像計分

「觀世音菩薩」「釋迦牟尼佛」「三聖接引佛」「阿彌陀佛」「全堂佛像」計五種其品名計分新琥珀、新瑪瑙、冲象牙、冲水晶、精工刻花、紅瓊樹寶、烏鉄樹寶、等七種備有價目表承索即寄

福建廈門大同路一壹七振東海記香廠郵購部啓

海吟集

大庸選

呈靄老

通一

八載依雲夢，征塵誤歲華，一肩傲風雪，兩袖剩煙霞，不再親塵席，何山去感沙？貧兒歸已晚，許攀白牛車。

與靄老偕遊青山歸來通一

人世渾如寄，重來半日遊，新車馳遠道，小艇放中流，已証青山夢，又歸玉佛樓，緬懷前度客，生死一浮漚。

和通師韻

靄亭

昔日曾茲寄，經年不復遊，山花空自發，溪水仍長流，小艇深雲處，重登望海樓，歸來無限感，人世海中漚。

和靄老自題肖像韻

通一

我亦中年轉眼過，匡時無計感蹉跎，遙遙彼岸知何處，洗脚上船會也麼？

興來作水墨畫自遣

楞定

雲山烟樹總模糊，彷彿南宮鵲突圖，枉費工夫傳色相，何時三昧証糊塗。

荷芝峯法師輓轡詩五首幻生

一笑童顏客夢除，白駒過隙有誰遮，猿形暗逐秋山瘦，馬齒常隨歲月加，

明月清風餘半枕，芒鞋竹杖屢輕車，回思二十年前事，水裏浮雲鏡裏花。

青年漫道富韶華，一笑童顏客夢除，托足乾坤如寄旅，寄身潮海久無家，

白衣蒼狗剎那局，陵谷滄桑百轉車，休管風雲都變態，狂歌一曲浪淘沙。

習息勞身天一涯，行雲流水不須誇，每思性僻人情薄，一笑童顏客夢除，

偶爾觀魚曉遊水，不教騎馬看飛霞，鉢衣草履重收拾，踏遍江南景物嘉。

看山最愛夕陽斜，一曲魚歌不勝嗟，有悲閑情盟白鷺，多愁忍笑却盤鴉，

常思鶴髮人終老，一笑童顏客夢除，漫道此身行樂處，婆娑苦海結無涯。

正教陵夷若土沙，潮音震吼怖群蛙，白湖秋水文章貴，海島春風梵貝譁，

緣缺法筵霑雨露，神馳道貌恨雲霞，百城烟水未終日，一笑童顏客夢除。

湘上遣興

竹摩

煙花春三月，白浪飄晴空。目送千峯斷，波含萬象融。慣招鷗鷺友，欲探海人跡。一葉中流罷，詩成問放翁。

悽惻山花落，茫立然水涯！逝波嗟孔子，賦鵬憶長沙。幽興隨春去，寒雲入望除。人生何忽忽，一淚落袈裟！

三十歲得「萬四千年一夢除」用芝峯法師三十五初度原韻疊成輓轡體五首寄懷 愼然

萬四千年一夢除，本真都被俗塵遮，道根未遂光陰長，業種反隨日月加。從是應生無上願，不如何以戒前車，即將個裡重參索，期證蓮池大寶花。難留易逝是韶華，萬四千年一夢除，未解真心原即佛，妄將幻體認爲家。既漸僧侶經三歲，又愧儒人學五車，重振精神觀自在，疑城打破到恒沙。不在村涯即水涯，此生癖性自堪誇，剎那數載諸般繞，萬四千年一夢除。獨立單身常吊影，每看孤鶩舞飛霞，閒遊終日無知己，欲到龍山訪孟嘉。六根妄逐客塵斜，問道無門空自嗟，靜坐禪房參實相，怕聞庭樹亂啼鴉。頻臨數載皆空過，萬四千年一夢除，忽聽潮音奔似馬，驚知法海浪靡涯。佛法多如大海沙，余慚見井中蛙，難聞覺者宣真諦，欲覓桃源避世譁。不在溪頭觀水月，即來洞口伴烟霞，堪嗟生死猶迷路，萬四千年一夢除。

在自修室裡

蟆子

是星期，沒上課。

在擺置了三十多個座位的一間自修室裡，也只剩坐了蓮，慧及我三個人。我在鈔書，連在練字，慧是很誠敬地跌坐在那裡讀誦「圓覺經」。淡淡地陽光，灑射在沒落了顏色的舊窗櫺上。空氣寂靜透了；間或一陣悠悠微風，吹墮庭前三兩片樹葉，也會叫你聽到「颯颯」聲響。坐久了，在疲勞，昏沉的夾攻之下，我也幾乎要墮入睡鄉了。忽爾掀起一陣「素素」地履聲，從自修室門內，帶進了一位「氣宇軒昂」的軍官，及一位「面如傅粉」的西裝男子。這，在山裡是少見的。我下意識的匆遽站起身來，揉擦自己底眼睛，向他倆陪着臉笑。

西裝男子底手，是安閑地插在褲袋裡；軍官抓着一條漆光的竹節鞭梢。梢尖，是用「銀」包飾的，在手裡握着的上端，也還鑲着一串細細地銀線。

他倆閃着清朗目光，不屑意的向着四週稍爲掃射了一下；又彼此肩頭並着

肩頭，眼角對準眼角，做了一個會心的微笑。這笑，顯然對於我們是有刺的！慧，仍舊跌坐那裡誦經；連，仍舊屏息凝神在臨摹他底「豐樂亭碑」；我，看到這兩位陌生的人，眼睛裡既沒有看到我；也只好一屁股坐下來，再鈔我底書了。

西裝男子底手，仍是安閑地插在自底褲袋裡；這時候，軍官緊握的鞭梢，已遞到左掌裡去了。他伸出剛纔騰空的右手，漫不經心的在幾張桌面上翻檢着說：「你看，出家人，多舒服！讀讀書，寫寫字，萬緣放下，百事不管。灑灑！真灑灑極了！」他底同伴西裝男子，也似很能領畧這幽默地風味；他沒說什麼；他只從粉白的臉上，浮出了一些鄙夷的笑意，就算代替了他底回答。這辣辣的味，我更有吃不住了；我很想再站起來，同他們搶白兩句。但是，不知怎樣我將這一口吃不住的氣，終於反嚥到自己底肚皮裡去了。蓮，慧，我不懂是沒聽見，還是裝聾作啞，仍舊默

默地在那裡寫他們底字，讀他們底經。軍官又一個回旋轉到慧底背後了，他放開喉嚨，也依照經文唱着「善男子！一切衆生，從無始際……」於是，我們這位修行菩薩，也被迫的不得不放下腿子，來同他們打招呼了。

他倆像逼審囚犯一樣，七股八雜的向慧盤詰了一會，又幾度費盡氣力，想將一些「消極」「厭世」「悲觀」「不愛國」的罪名，死硬地釘到幾個和尚底頭上。我們這位富有耐性的修行菩薩——慧，也終於心平氣和的爲他倆詳盡解釋了。

蓮一顆「靜止如水」心，在這當兒，或許也被攪動了吧？我看他放落了筆頭，耿耿地注視着他們談話的陣容。我有時聽到厭膩了，我只能偷偷地向這兩位民族底英雄瞟上兩眼，我不敢同他們說什麼，因爲我自信沒有慧底那種耐性。臨走了，在豪豪地履聲裡，漆亮的竹節鞭梢，仍舊傲然地握在我們這位英武的軍官手裡。當慧陪送他們兩個身子，剛走到自修室底門口時候，西裝男子，從袋裡掏出絹布擦拭他底額頭；最後，我們還依稀從這位英雄底指節之間，看到向我們閃爍的放出了一道輝煌之金光。

當黃昏來到這世界上的時候

暮笏

值得回味的一次談話。
——你在俗家時看過些什末佛學上的書？

——傳書的鱗鴻呵！拜託你把這捲墨水淋過的紙片，爲我帶到南

嶽山下明真法師的座前！

疲倦的日影從五老峯頂，慢慢地爬到了山脚上，快要沉入海天交界的地平線下去了。一兩團歸巢的白雲，停留在西邊天角上，給殘陽餘暉，烘得像朝露盈盈中展放的玫瑰瓣兒。彭弄晚潮的海風，發狂般地吼着，給枯燥的人們，收拾去這一天的勞乏和熱悶！我獨自靠在海邊的礁石上，敞開胸前的衣襟，消受一陣陣清涼的海風，望着玫瑰花瓣一樣的雲霞，望着散在海里一點一點帶着螺旋色的遠山，和一片兩片灰白的帆影，我又擬想在一個遼遠的世界里了。

也是一個艷陽如火的盛夏，也是這樣薰人欲醉的黃昏，在三閩大夫留過屐痕的南嶽山下，我開始認識了一位神秘而富有電力的人。——他就是我曾經忝列門下執弟子禮的明真法師。如果要說我這一生有難忘的事迹，那末，在前輩中

，他就是我最難忘懷的一個。他的眉峯眼角，永遠逗遛着那麼一層微笑，溫煦的秋陽似的微笑。微笑中眉目之間，髣髴隱藏有無限的蘊藉和仁愛的光輝！使人一見而油然而生出欣慕，由欣慕而想去接近，由接近而完全爲他的精神所溶化！打個像樣的比方來說，說是封鎖遠山的紫霧可以，說是瀰漫荒邱的暮靄可以，說是籠罩湖面的皎月白霜更可以。因爲你一接觸到隱約可辨的湖山一角，便禁不住想走近去，等到你一走入，你的形質和精神，便爲神奇的烟水所震眩，忽然忘了自己，而與另一世界同化合流了！——當他同人家談話時，他那對柔靜澄澈如一池秋水的眼睛，總是那麼循着曲線形，在你的臉上身上，來去地回旋，以至看進你靈魂深處的每個角落。好像一支强有力的電流，直震盪到你的心弦上，使你無處可遁的發出同樣的感應和共鳴。底下是我同他的第一次談話，地點是兼作講堂的說法堂。哦！這是多麼

——印光法師的淨土輯要，模模糊糊的翻過一回。

——那個清靜莊嚴的極樂世界，到底是或者無，也找不出什末確切的標準可以証明他，你確切的信任他是有麼？

——我無可無不可的微笑。天呵！三藏十二部我翻過幾頁，書名我記得清幾部？除了報之以微笑，還找得出什末更好的回答。

——你歡喜看那一類的書，關於世俗的？

——隨着時代的潮流，拉雜的看些文學方面的書。

——高興看那些作家的？

——魯迅，郭沫若，郁達夫……這些紅極一時的作家的全看。

——魯迅太尖刻。不過這些世俗的東西，在我們佛教徒眼里，也只是「一杯茶一枝烟罷了」。說到這里，用探詢的眼光，在我的臉上兜了一圈。接下去再說

——你讀過多少篇古文？

——讀得很少，只是學校選用教本上那麼不多的幾篇。

——八指頭陀的詩，你是看過的吧？

——可憐，我根本不知道有八指頭陀這麼個人。我暗想，他爲什麼不提曼殊呢，有一時期，我倒也是個「曼殊狂」，廢寢忘食的想打通幽冥和人世的界限，和他訂一訂神交呢。可惜他問的是八指頭陀，我竟摸不着廟門，（莫明其妙）只好又一次不置可否的回他一臉微笑。

他的詩才真是和尙的詩，清到極境了。他沒有讀過很多書，他的詩全是從死參話頭的禪定中得來。所以聰明智慧，是要把識海中風起浪湧的雜念，弄得漸漸單純，漸漸明澈，像一潭止水，裡頭沒有一粒微塵，一滴濁汁，智慧的根本便潛伏在這里了。

此時堂中已點上燈火了，他的話忽然在此一停。原來那盞煤油燈的玻璃燈匣沒有關好，一隻燈蛾，對着燈火周圍儘撲，要將小小的生命，投入烈焰中，

找尋最後的歸宿了。他急急走過去，把燈蛾誘出，燈匣關好。嘴里一疊連聲的念「阿彌陀佛」。轉身到房里倒了一杯開水，重新坐下來，繼續沒有收場的談話。

——你們縣里的同善社金丹教等外道的勢力，非常浩大嗎？

——『比代表佛教的和尙，要深入民間幾倍呢！』

——他們能作種種慈善事業，也還正一種好處。可惜他們的宗旨不純是，同善社把儒釋道三教拉到一堆來談，弄得來成爲一個牛頭馬面人身蛇尾什麼都不像的東西，不怕他舌底蓮花，理論上怎麼也不能自圓其說。金丹教又要講究什末煉丹長生不老之術，鬧得個烏烟瘴氣。其實呢，這個色殼子，吐出來的是——一堆一堆的濃痰，排洩出來的是腥臊難聞的臭糞，活着一天，給十萬八千條蛆虫作暫寓形體的大厦，業力一盡呼吸停止，躺下來只是一攤臭水，幾根白骨！更何況黃泉道上還有不盡長江滾滾來的苦水，待你去狂咽痛飲！

——這時他眼里射出強烈的悲光，

使人心痛的悲光，這里面含得有憐憫，淒涼，惆悵，悲楚的成分。我被他逼射得心腦俱冷！零一沉吟，逗了口氣，又繼續下去。

——不想這麼個髒污東西，人們也看得這般珍貴，還夢想成什末仙俠。殊不知任憑你怎樣修煉，即算滿你的願，成了仙體，也斷斷逃不出「生住壞滅」的一條公例，終於有一天，墮落下來仍是一灘臭水，幾根白骨，年久月深，經風烈日晒，不留一點一滴滲入到在石縫泥土里去。

這時他杯子里的開水已經喝乾，臉色也顯得很憔悴，我知道他說了不少的話，人已疲倦了，站起來興辭歸堂。當我在大佛殿的轉角處，回首一顧，只見燈明如雪之下，他端坐在原來那把椅子上，雙手攔在膝上，目光凝注自己的胸前，真是月明花放，鳥語笙簧，都不能攪動他清靜自在的禪境。實在的，他已神遊物外了！

夕陽給茫茫無際的碧海吞沒了，半圓的上弦月，冷靜地窺着這個世界，萬籟俱寂的天宇內，只有發狂似的海風，

在來去地呼嘯，捲起一疊疊的浪花，推擁到沙灘上來，我的足跟也給浸濕了，使我從縹緲的夢境中驚覺，在昏沉的歸途上，我偶然抬起眼來，只見給五老峯尖遮攔住的天邊，閃爍着兩顆通亮星的斗，這正是兩月前我看得很熟悉的那對柔靜瑩澈如秋水的眼神，那深黑的眼珠里，有我懂得的和不懂的話語！

八月十三日午後二時，於閩院。

題外的話：這篇寫成之後，爲着極力想避免類似「吾家主席，我的朋友」那樣的嫌疑，重讀的時候，又勾去了幾行，改正了若干個字，剩下的便是呈現到讀者目前的這篇印象記，我自信已經盡到最忠實的地步。究竟這里面而若干明真法師的影像，這要請認識他老的朋友們，來作我的印證和批判。關於一個人的言談，行動，思想，性格各方面的記述，只有他自己筆下流露出來的文字，是最可靠的一個鏡頭。大慈，師慈，寒松，嶽樵，西復諸學長，都是眞法師步上講壇將近十年的高足，希望他們能够出來發起，搜輯校錄眞法師這十年中的寫作，彙爲一集，作爲這一時期的紀

念。在下也極願意追隨驢尾，掬一掬有限得很的腰包。書出之後，即不至洛陽

「死也不辰」

——獻給亡友慧鋒法師之靈

自從住到南方以來，好像一個憔悴的旅人孑孓地在深廣的沙漠中，從前朝夕晤談的朋友，到現在也懶得通訊，許多朋友在這兩年生活的陶溶中，已是一變再變，而我們對於他們是漠漠然淡淡然，譬如慧鋒法師的死，即是一個淒痛的例證。

我之認識慧師大概是廿年（？）的事了，那時我初到超岸，聽振華同學說慧師學品都好，可惜限于經濟會有走上岔路的危險，這時慧師在光孝研究社讀書，預備一學期終了便改頭換面去了。其時震和我雖已站上教師階級，而實際上對慧師仍是愛莫能助，我給震師的回答，只有搖頭嘆惜空洞的同情！

紙貴，也斷不會徒災梨棗的。

——幕筠寫完附記

通一

後來不知怎樣，振師終於出了法子將他請到竹林當教員了，我們初次會面似乎是在超岸寺，高個子，肥白的臉，一副敦厚氣象，說話有點訥訥然，這初次給我的印象便很不壞！

以後，我們攪熟了，見面便開玩笑，幾乎無話不談，我是個好說話的人，自從守之法師和他下了「聯線」以後，從我的玩笑中曾經使他窘得紅臉幾次，世事如幻夢，不知現在的守師對於慧師的死會否有過一種悲戚的表示！唉！快樂，悲哀，調笑，胡鬧，已經葬送了我們青春的全部了，光陰真有火箭那末快啊！

記得我來廣東以前，曾和慧師訂過一種條約，這條約曾經振師從中證盟，豈知兩年以來，我的侘傺如故，理想里

粉色的夢終竟不能兌現，而慧師已經在今年的寒冬里作了古人，回首前塵，固然是感慨系之，而顧念自己的將來，我又生起結茅山間隨緣度日的下劣念頭來了，瞧啊！慧師是那末一個精強力壯的人呢。

住到香港以來，算算已是整整八個月，這中間，沒有好好地看完一本書，不會好好地寫過兩千字的一篇文章，究竟忙的些什末呢？自己也回答不出，簡直是糊糊塗塗地混光陰，也許是混的緣故，倒也不覺得日子過得慢，霎眼之間，廿五年又排在我眼前了，細數過去，在香港住了這末久，才和振法師通了兩三次信，對慧師，只有每次在信尾上致候，有時想到過去的所訂的條約，以為那是空頭支票，只有令人悽黯而已。所以從去年秋天起，我便沒有勇氣再和慧師談那條約的幻夢；因此我們彼此的近情，也只能間接知道大家照舊幹着就是了。

前日，振兄突然來了一封信說慧師肺病很重，現在已回俗家休養，明年教書，希望我能去補這缺，當時我以為那

末一個精強力壯的青年人，豈有馬上死去的道理？我之對於教書，實在有點厭倦，何況這是頂着慧師的缺呢？有了這兩重關係，於是教振兄另聘剛回江蘇的窺語法師，老實說：這是我的一種遁辭，豈知未隔多少天，振兄又來了一封信，說慧師已死，竹林同學為之念佛三日云云。這時，確巧本刊前期追悼號已經校好付印，從編輯到三校付印為止我整個的心都浮漬到悲哀的深淵中，幾至變成麻木不仁，一接到振兄此信，呆呆地面對着牆過了半天，我心里似乎空洞得一無所有，不知如何是好，閉了眼，追想過去和慧師訂約，振師作証，三人大笑的歡娛，覺到那是萬金不可復得的一個最寶貴的境界了。

去年秋天，我在嶺東佛學院，縣屬庵埠靈和寺無人主持，當地居士寫信到嶺院要求派一個人去，當時我發了好奇心想去試驗一下這新鮮環境的異味，於是偕同同事智誠法師去實地參觀，參觀歸來，我又覺得那是件吃力的工作，憑我個人的力量雖可勉強幹得了，可終究太辛苦了，這事我也曾和慧師商量過

，他也覺得此事非易，不敢來打前鋒，同時，智誠法師又有躍躍欲試之概，順手推舟，我讓智誠法師去打衝鋒了，時光如流，現在智誠法師已真的跨上方丈之台，而慧師剛剛死了，我也不知怎的竟落到這末一個環境里來了。慧師慧師，你的病，你的死，至少一半是你那鬱不得志的環境所造成的吧！

這幾年來，志同道合的師友死得太多了，唯其是死得多了，心也就有點麻木起來，靜賢智藏，死得有幸，有人替他倆出了專集，慧師呢，恐怕沒人做這種工作了，死也要碰運氣，慧師地下有知，當有死也不辰之嘆吧！

正月，廿五，晚上湊完。

這篇文章是我半年前寫的，不知怎的一擱便是幾個月，這幾天要動身回去江蘇了，才從舊稿堆里翻出，確巧這篇文里所提到的幾位朋友和我自己在環境上又都有了新的變化，亟刊出以留紀念，慧師泉下有靈，當亦點頭微笑，有會於心吧！

七，廿九，補記。

一月佛教

記者

上海

上海市佛學會近從佛慈藥廠遷至小南門三昧寺，請總理事長太虛大師宣講普門品，聽衆極其踴躍，聞該會三昧新址較為寬暢，在宣傳方面較易發展，將來該會前途當另有一番新氣象也。

南京

中國佛教會自八月廿三日在京召開第八屆理事聯席會後，即進行籌備第九屆代表大會事宜，聞最近段祺瑞王柏齡居士等主張對七十條章程稍加修改，中央對此，頗爲注意，將來或將修改一部份亦未可知也。

又訊

中委兼西康宣慰使諾那呼圖克圖，於昨五月十二日在甘孜圓寂後，國府以諾那爲國捐軀，特追贈普佑法師封號，並令蒙藏會在京舉行追悼會，現蒙藏會已與諾那駐京辦事處組織籌備處，並決議於本月三十日，在京第一公園舉行各界追悼大會，已函各界屆時派員致祭，諾那遺灰即將由成都起運，俟在京受各界公祭後，再運廬山安葬。

江鎮

焦山竹林寺超岸寺三處佛學院主持人擬將三處學僧甄別程度，分級合力辦理，三處教師亦隨之更動，此種辦法，切實合于目前僧教育之環境，全國僧教育道場盡能如此合作辦理，則可受事半功信之效良多矣。

燕湖

國民政府林主席，乘由牯返京之便，遊覽皖南著名勝境之九華山，已於九月三日晚抵達大通，日四晨經青陽登山，所過之處，民衆熱烈歡迎，盛況空前未有，林主席抵九華山後，駐節百歲宮，六日登最高峯之天台，瞻眺勝景。七晨下山回大通，因天氣

編後話

編者

這期窺諦法師的譯文和僧庵法師的「論涅槃之差別」都續完了，下期我們預備刊登一些有系統的佛教理論文。

「信佛與信神」一文是在闡明信佛是正信而信神是迷信。因爲佛教就從未曾把佛理解爲一賦有特殊屬性和高踞于宇宙之上的特殊的存在。爲的是人人都有

燥熱，中止赴黃山，仍乘永綏艦下駛，當晚過蕪湖返京。

北平

北平佛教會月刊董事會，昨開第八次常會，議決將該會所辦之北平佛教會月刊，重行改組，定名爲微妙聲月刊。蓋以原刊自發行以來，因名稱關係，純爲一地方刊物，以致經費支絀，流通呆滯，今爲維持永久宏揚發展計，乃由高觀如居士等提議改組，擬於北平佛教會月刊上，加題微妙聲三字，取北方微妙聲佛之義。並另組編輯委員會，負責編輯整理，當得全體董事通過，即公推湯用彤，湯薌銘，何子培，周叔迦，高觀如，等五人，爲編輯委員，經費除董事會月捐五十元外，其餘由高觀如居士另行籌募云。

佛性，佛和衆生原是平等的，所以信佛即所以信自己。人類之所以乞靈于神祇都是人類的野蠻性和倚賴性的緣故，其實只有自己是最真實好，也只有自己能夠完成自己。

本期所刊登的三篇文藝，文筆都非常優秀，是很值得一讀的。

人海燈

第三卷 第十期
民國廿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THE YAN HOI DANG
(Issued Monthly)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利士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本刊定價表

每月一冊	定價			零售每期一角	郵費五分
	全年	半年	時期		
定費先惠	十二冊	六冊	冊數		
	一元二角	六角	定價		

本刊徵稿新例

- 一 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 一 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 一 來稿請註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 一 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 一 對於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 一 來稿一經刊載，除酬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為特約撰述。
- 一 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 一 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為妥當。
- ### 本刊廣告刊例
- 一 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 一 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 一 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 一 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 一 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東蓮念佛社徵求社員啓事

本苑經創辦人，何張蓮覺居士施資創建，作為十方女衆研究佛法永久常住，業已開學一載矣。茲爲力謀發展，結善緣起見，增設念佛社，普攝羣品，徵求社員入社念佛，效東林之故事。植淨土之勝因，每日下午一時至二時半，本苑同人並兩校學生，依時念佛，逢佛誕日，孟蘭節，彌陀誕日，均結念佛七一期，社員均得隨喜參加；如社員有十人以上同意者，得隨時入社念佛。倘社員天年報滿，當邀集全體社員來社念佛，追悼助其往生，信願篤行之君子，其亦聞風而興起歟？所有社員及納費規則，開列於左：——

特別社員每年納費拾式元，（贈閱人海燈全年）
普通社員每年納費貳元，

社址 香港跑馬地山光道 東蓮覺苑

民國廿五年 月 日

廈門湧蓮精舍名香出售

監選名香
特製佛珠

本市湧蓮精舍主人，特製上品大術各種念珠，珠頭製有極莊嚴佛菩薩聖像，并加工特造當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淨宗導師印光老法師，律宗泰斗弘一法師各位道影，珍貴精巧，迥異平常，訂價低廉，購便，凡國內外信仰三寶，及皈依諸法師者，應速踴躍購請，以便爲永久修養紀念。本精舍又監選名香數種，類分西藏名香，天竺旃檀香，戒定真香，功能：

遠濁去腥，

莊嚴佛士；

通神開穢，

淨化人羣！

燃點一枝，如入香積如來的衆香世界，是爲供佛清神之上品也。每大盒大洋一元五角，中盒大洋一元小盒大洋五角。遠地函購即寄。

總發行：廈門大同路新合美銅鐵行

分銷處

上海大路商場二樓中國國貨公司
鎮江焦山佛學院
湖北沙市四衆佛學研究社
四川萬縣佛海燈社川辦事處